

六家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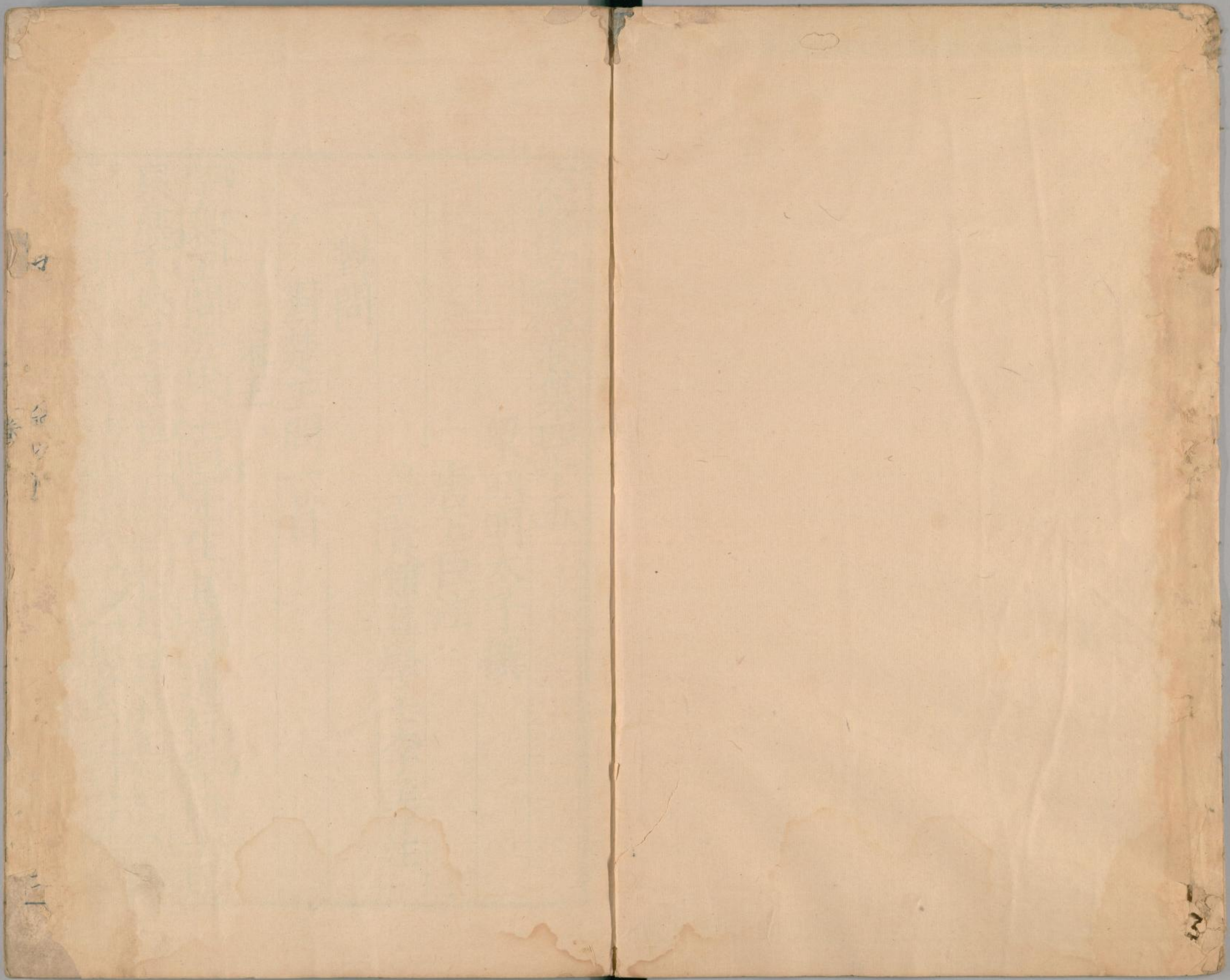
WA 35
20
23

東 京 図 書 館
漢 書 門
文 章 類
別 函
入 架
三 五
二 三
三 〇
冊 號

貴重圖書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五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

衆庶不譽之甚也

向曰先生謂宋玉也王問宋玉不有遺失之行於國中何爲衆庶百姓不談

先生聲譽

善曰遺行可遺棄之行也

韓詩外

傳子路謂孔子曰

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吾之隱

宋玉對曰唯

銑曰

唯敬應

然有之

良曰然亦

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



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

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

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善本有

數十人而已善本無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

而和者不過數人善本有而已字是以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

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

翱翔乎杳冥之上善本無足夫蕃籬之鷦

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善本無足鷦

鯢魚朝發岷嶓之墟暴

鬚夷於碣石良曰岷嶓山黃河之源出焉嶓山根也

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善本無足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善本無足也士亦有

之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善本無足也

夫聖人瑰善本無足意琦善本無足行超然獨處

俗人所不知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銑曰漢書曰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以不次之位朔乃上書自云其才上偉之也善曰漢書曰朔上書陳曲展戰疆國之計推意放蕩終

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
已用位卑以自慰喻

客難東方朔

翰曰朔上書陳農戰理國之計終不見用又以上位卑故假爲客難以答之

曰蘇秦

張儀

善本作一壹字

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

後世

翰曰當遇也良曰都居也如淳曰都居也

今子大夫

向曰謂朔也

脩先王

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

數

善本作記字

著於竹帛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

學樂道之無

善本無無字

效明白甚矣

翰曰言張儀蘇秦一遇而爲卿相而朔好

智能

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

忠

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

位

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善本作也字銑曰客意者以朔有才而

位

下恐其有遺失之行也善曰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遺行已見上文也

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向曰同胞之徒謂兄弟也言其祿薄兄弟亦無所容居其何故如此

同胞

浦之

也

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胃然長息仰而應之

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

善本無也字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

大壞

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爲十二

國

翰曰謂爭彊弱未定也

未有雌雄善曰孟子謂充虞曰彼

亂天下諸侯力政以相兼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

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

百歲雌雄代起

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良曰士謂賢士也

善曰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

身處尊

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

善本作倉廩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澤

澤

澤

澤

澤

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善本作德流字

天下震懼。向曰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善本無威振四夷字連

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翰曰言連如衣帶也。盂器也。言天下無事。人安如在

於覆盂器之下。善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盂與杆同音于。天下均平。合為一家。

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向曰言天

下易治。國家所舉動事。如運於手。掌之內。亦何用賢人也。故不異於不肖也。善曰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

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

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

之則為虜。銑曰虜謂寇敵也。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

在深淵之下。良曰抗舉也。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

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濟曰言皇德自行。故不籍盡節效情者也。安知前後。謂無所用其才。

也。方今善本無方今有夫字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

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

失門戶。翰曰言士人盡力以慕天子之德。欲效精誠。區區之於下。困於衣食。或至失道路者。門戶謂道路也。善曰文子曰。

群臣輻湊。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向曰掌故。卑吏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當故百石。

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留。善本無留字雖有聖人。無所施

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

殊。善本作異字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銑曰臯澤也。言人好學修身。聲

譽聞於天下。亦如鼓鐘于宮中。而聲出於外。鶴鳴於澤。而聲聞于天也。善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

曰世異則事異。毛詩不雅文也。毛萇曰。有諸於中。必見於外也。又曰臯澤也。苟能脩身。何患不榮。

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

厥說音稅齊曰用文武之道以相周室得信用其說策也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

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茲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若鵲鵲飛且鳴矣翰曰孳孳敬懼貌怠慢也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孟子曰鵲鵲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

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毛詩曰題彼鵲鵲載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君子不以善本為

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良曰

人之言濟曰德失恤憂也善曰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徒濟曰水至清魚無所隱人至明察人所疾畏故孤立而無徒作黨援矣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莊斗續蔽善本作耳所以塞聰向曰冕冠也旒冠

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求備才

而直之使自得之良曰枉曲也言曲者申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濟曰優柔寬容揆而度之使自索格之翰曰揆

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向曰欲使其自得所宜者

性所為使不枉奪倫各自求其分也索求也善曰皆天戴禮孔子

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

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如

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向曰欲使其自得所宜者

性所為使不枉奪倫各自求其分也索求也善曰皆天戴禮孔子

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

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如

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向曰欲使其自得所宜者

則必有逸志而才有疾速且廣大其事也今世之處士善本有時雖塊然無徒

廓然獨居貌郭空也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良曰許由接輿並隱者

計同范蠡忠合子胥齊曰范蠡越賢臣也越王用其計滅吳伍子胥吳賢臣也盡忠於吳王而

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見殺善曰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

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翰曰國家昏亂忠臣用焉今雖有賢人且屬於天下和平而百姓皆與義相扶是故賢人無用於時少其匹偶徒侶者其固宜也客何疑於我而有

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善本

字酈歷食其肌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善本

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

也子又何怪之邪向曰燕昭王用樂毅而破齊秦始

謂客也善曰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

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競

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

以為然迺罷歷下守戰之備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

以蓬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

音聲者善本無哉銑曰管竹管也蠡蚌蛤也測量也蓬小木枝也撞擊也言以竹管窺於天以蚌蛤量其海

辭不可通發心意也張晏曰蠡瓢瓢也善曰莊子曰魏牟謂公孫

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

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

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由是觀之辭猶龍也

之鳴鐘撞之以蓬豈能發其音聲哉

之襲狗孤豚之咋士虎至則靡皮耳何功之有良曰鼯鼯鼠也孤豚小豬也咋齧也靡耳畏服貌謂以耳向後也言今所答客言不能感發其意亦猶鼠之襲狗豚之齧虎但畏服而已矣所彊言者蓋無功也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鼯鼯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去固不

得已濟曰下愚朔自謙也處士謂客也言今所答以下此適足

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知權變而迷惑

於大道

解嘲一首 并序

楊子雲 向曰嘲謂戲弄之言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銑曰丁明傳晏董賢皆用權勢天下傾附也善曰漢書曰定陶丁

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傳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舅為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

二千石良曰人有附著其勢者起家拔為二千石時雄芳草

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濟曰草創言造作也太玄經也泊如謂淡泊無為也謂雄造作

太玄經以守淡泊無為之務也人有嘲雄以玄善本有尚白喻人俗也化俗

歸道亦如染素於黑黑成則道行也言尚白者譏雄解之號曰

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

已向曰上世之人為人綱紀若不為則止歸於休也生猶為也已止也善曰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綱紀也孔叢

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

人之珪脩甘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銑曰盡忠為尊

人君也揚名為榮父母也析分也珪諸侯所執也脩荷也符信也亦

貴者所執也言當分人君之珪以為上列之諸侯荷人君之重爵懷

人君之符信分人君之祿善曰說文紆青拖徒紫朱丹其

轂良曰紆帶也拖服也轂車轂也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朱丹以朱

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

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濟曰天子多忌諱而人彌窮貧忌諱法令煩也不諱謂法令不煩苛也金門天子門也玉

王堂小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王下談公

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恭一橫論者莫當

翰曰電光謂辭辯速如電光之閃也一從一橫謂言辭從橫而生諸所論說者莫能當矣言雄曾不如此以說人王以談公卿以取重位也善曰史記秦王曰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疎獨說數十餘萬言向曰言其不能辯說以求高位反顧其靜默而作太玄經五千文太玄也

太玄經謂廣大於老子玄言而文辭如枝葉四布至於數十餘萬言也扶疎四布貌善曰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疎四布也

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善本作者

入無倫善本作問字銑曰太玄經文意有深高大小如此也纖

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良

言其位不過侍郎且拔擢之纔至於給事黃門不長作意者玄得無

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濟曰拓落猶排擯也言其何為官見排擯如此也善曰拓落

猶遠落不諧偶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善本無朱丹吾

轂不知一跌結觀將赤吾之族也翰曰跌差也且富貴朱

族亦見誅善曰廣雅曰跌差也亦謂誅滅也往者善本作昔字周網解結羣鹿爭逸

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立為戰國向曰

政教也解結謂政教敗亂也羣鹿喻亂兵也逸走也周末諸侯離叛為十二國後相并合乃為七國然而秦疆東制諸侯故別而言之則有六并而言之則有七故言六七也銑曰天下喪亂諸侯各保山河故四瀆五岳各為分割立為戰爭之國也剖判也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善曰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楚韓趙魏為六統秦為七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

也士無常君國無定臣良曰言君臣數遷易不常定得士者富失

士者貧濟曰得賢士則國彊人富失賢士則國弱人貧矯翼厲

翻恣意所存翰曰矯舉厲振也言人擇君而事如鳥舉故士

或自盛以橐託或鑿坏普以遁向曰范曄入秦藏於橐中橐袋也昔魯君聞顏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闔賢使聘之欲以為相闔乃鑿坏遁焉坏屋後牆也遁逃也服虔曰范睢入秦藏於橐中善曰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睢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為誰王稽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項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是故鄒衍以頡頏頑浪而取世資銑曰頡頏猶詭異言詭異而世人取資以為師學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頏音提挈之挈善曰頡頏奇恠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恠尚取世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資以避下文也孟軻雖連去塞猶為萬乘師良曰連塞謂往來皆難也言孟軻游齊齊不能用適梁梁亦不用然而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周威王師也蘇林曰連塞言語不便利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今大漢左東海渠搜濟曰渠搜西方遠國名也在西故言右應劭曰會稽東海金城河前番潘禹也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後陶善本作塗塗翰曰北方遠國名在北故東南一尉向曰一尉官名也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侯銑曰西北王門陽關有門侯所以同侯遠國來朝之賓也侯亦官也如淳曰地理志

微以糾墨製以鎖質方無反良曰糾墨鎖銑皆刑法名也微繫也製裁也服虔曰製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微繫之微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銑鎖何休注曰斬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之刑也濟曰倚廬室也斬襄之服居之以結其心也此言脩喪制之禮以示於人也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之善曰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廬斬衰居倚廬是以善本無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干八區翰曰區方也善曰史記荆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繇善本作陶字向曰稷契皋繇皆古之賢臣也言家家自言其才能如古人之賢也善曰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皋陶戴纒音史善本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銑曰纒冠也言衣冠者所談皆自擬於伊尹之才也阿衡謂伊尹湯之左相也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纒與纒同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良曰五尺童子謂小兒也羞比於霸世之

臣謂已得帝王道矣。晏嬰與管仲並霸者之臣也。夷善曰五尺童子已見季令伯表當途者升貴

雲失路者委溝渠。日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

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去鴈集不

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濟曰江湖渤澥天下之大水喻國朝之大也四鴈曰乘鳬

水鳥也以喻羣臣言朝廷之有臣如江湖大海之中四鴈雙鳬之集不為多飛去不為之少言國家雖賢臣多集不覺其多去亦不覺其

火崖岸也海中謂之島也善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

歸而周熾。韓曰三仁比干微子也紂不用忠諫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而殷遂亡宗廟為之丘墟也太公歸文

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焉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甚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得云歸周也楊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善曰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也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

之大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禮在善本作而越霸。向曰吳老也伍子胥賜以鐵鏤令自死後亡其國越王用大夫種范蠡二臣之計而為霸王善曰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

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句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句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為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五殺

古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銑曰五殺大夫百里奚也與語大喜也燕昭王用樂毅破齊國昭王死惠王立乃疑樂毅乃奔趙燕惠王乃懼也善曰史記曰百里奚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

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雎以折列拉力而危穰

侯良曰魏齊答擊范雎折脅拉齒既而不死後入秦說秦王以穰侯為相之不忠遂拜雎為相代穰侯也善曰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蔡澤以噤稟吟甚而笑唐舉

書晉灼曰摺古拉字也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霍則不能

安。翰曰言時亂有事則非蕭何曹參張子房陳平周勃樊噲霍光則不能安國家定社稷當其無事也，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向曰章句之徒謂文儒之人也

言若當時無事則文儒之士相與守國亦無所患也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

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銑曰聖哲不能獨濟故云良

曰天下無事則庸夫與賢者皆高枕而閑故云有餘也善曰說苑

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

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

褐而傳翰曰齊桓公於魯得管仲解其縛而用之爲相殷王高宗

得傳說乃去其短褐之服以爲師傳善曰左氏傳曰齊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雖也請受而甘心焉乃

殺子糾于生室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

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奚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或倚夷門

而笑濟曰侯嬴賢人也爲夷門卒見魏公子無忌乃倚門而笑之

無所誠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或橫江潭而漁翰曰此爲漁父

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己也或七十說而不遇向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

度曰漁父也或立談間善本無而封侯銑曰言立談之間乃對侯

東方朔答客難

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或枉千乘於陋巷良曰言枉

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也

駕至於陋巷之中以就賢人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

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王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

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或擁篲

而先驅濟曰擁執也篲掃帚也言人主或爲賢人執掃與先驅而

游諸侯畏之皆是以士頗得伸其舌而奮其筆謂人

主貴而信之室隙蹈瑕而無所屈善本作也

故也頗少也

也隙過也瑕亦過也言塞補人君之過君雖蹈履其過終無見屈謂

賢士用忠故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之

善曰爾雅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銑曰言今

曰室塞也

無有列國則縣令不求諸賢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郡守不迎致師傅則賢人何用

良曰不低眉下言奇者見疑行故殊者得辟齊曰奇策

色以求賢人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

常理殊也辟罪也善曰言世尚同

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

翰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投跡謂觀事變而隨行

之善曰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迹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異子曰多物將往投鄉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榮非甲科迹者衆之也

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

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向曰策謂對時務之策也抗舉也疏

書也言非對策甲科孝廉方正之人獨可舉意上書論道是非則是下觸上聞必見罷而不用又安能得青紫之貴乎待詔謂天子之命善曰史記曰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然甲科爲第一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

聞之也

善本無也字

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銑曰炎炎隆隆盛貌滅絕者有盛必

衰也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勢高

明之家鬼瞰其室

良曰觀雷聲火光但見其熱盛莫測其所以矣爲復虛也爲復實也忽然天收其聲

地藏其熱則聲熱不聞見矣此盛必衰之義也是知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害其滿盈之志矣故知天道惡盈鬼神害盈瞰望

也善曰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爲水火之

攫

九女

者亡默默者存

濟曰攫拏執持也言執權用勢者必亡默默守道者必存

位極者宗

善本作高字

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

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

德之宅

翰曰清靜寂寞皆無營欲也庭宅謂精神道德之所居處善曰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老子曰知清知靜爲

天下正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道德之質也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

向曰言古人世異事變人道大體不殊若使古人易居今世我又易處昔時亦未知勝否何如李奇

勝之

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螻蟻而

嘲龜龍不亦病乎

銑曰鴟梟惡鳥也螻蟻蜥蜴之類也善曰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爲螻蟻梟爲鳳

皇說文曰在壁曰螻蟻在草曰蜥蜴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

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

良曰俞跗扁鵲善醫者也言病甚不逢善醫亦

可悲也。善曰：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客曰：然則

靡立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立哉？善曰：靡無

太玄經豈無所成名乎？范蔡已下何必有太玄而居卿相之位也。善曰：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楊子曰：范

睢，善本有之。亡命者，善本無也。折脅拉，善本作豁。口

切，免於微索。善曰：豁，骨也。則睢所拉齒齒即骨也。翕肩蹈

背，扶服入橐。善曰：翕，肩畏懼貌。初入秦道，遇穰侯藏於王稽車

使扶持而入於橐中，無底袋也。善曰：孟子曰：激卬萬乘之

主介涇陽，抵氏穰侯而代之當也。善曰：卬，怒也。介，間抵

弟扼穰侯之喉，說其是非而代之為相，正當其理。涇陽君秦昭王母

弟也。穰侯姓魏，名冉，為秦相，用事甚盛，號為穰侯。如淳曰：激卬怒也。

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

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

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間其兄。蔡澤山東之匹夫也。

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

頽，險。頽折，列。頽達，涕垂流沫。呼。西揖彊秦之相。

搯其咽，一而兀其氣，捭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良曰：言澤醜貌也。頽口向前引也。折頽謂無鼻莖，龐也。鼻口之中常

有涕唾流沫，然能入秦，高揖范雎而說之，所言必搯其咽，喉元絕其

氣，繼其跡而奪其相位，此得時也。捭，背猶隨後繼跡也。韋昭曰：曲上

曰頽，欺甚切。善曰：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

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

澤為相。說文曰：頽，鼻莖也。沫，酒面也。廣雅曰：咽，益也。益音益。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

洛陽。善曰：漢高祖既定天下而兵車已平，將都於洛陽也。金革兵

輅謂以木當骨以輓車也。不援之策，言其策定不可移也。善曰：漢

書曰：婁敬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輅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

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臂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

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夫鼓之間解甲投

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向曰漢朝承秦餘敝禮儀敗亂而叔孫通擊鼓於行陣之間及天下

既定乃解去兵甲投棄戈戟遂作君臣之儀此謂得所也善曰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

也銑曰呂刑尚書篇名刑法之事也靡壞也言刑法壞散秦為酷暴漢興而蕭何制造律法合其時宜也善曰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敝鄧展曰靡音縻漢書曰相國蕭何掇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而作律九章故有造蕭

何之字律於唐虞之世則詩布內切善矣良曰詩乖本字

不同故不用蕭何律法於唐虞之世服虔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矢善本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善本作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

間則狂矣濟曰並言時異政理不同也前漢金曰碑張安出詩廣漢史恭高並貴盛同勢若復使談說之士游於其

間則必狂亂之事與也善曰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金曰碑張安出許廣漢史恭高也夫蕭規曹

隨翰曰蕭何作律法之規矩曹參隨而行之不改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向曰留侯張良

有六奇也功若泰山響若砥征頽善本作砥噴字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砥

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砥噴砥丁禮切韋昭曰砥音若是理之是善曰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砥韓子曰太山之功

長立於國家日月雖其人之瞻善本作智哉示會其時

之可為也銑曰砥山石其崩落者聲聞數百里言蕭何之徒功響高若山頽之聲也瞻足也故為可

為於可為之時則從良曰事本可為而為於明主之時則君臣不相違疑言必從計必用也可為謂

適時也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濟曰事本不可為而彊為之謂不適

也夫蘭先善本無生收功於章臺翰曰趙有和氏璧而秦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蘭相如持璧入秦秦王見相如於章臺秦王意欲取璧而不與城也相如乃詐言璧有瑕欲指示秦王王乃復與璧令指瑕相如因



不與之秦王竟不得其璧而還歸於趙王趙王以是收
蘭生之功也章臺臺名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四皓采榮

於南山向曰四皓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等四人皆
老而有德避秦亂居於長安之南商駱山中高祖時呂后

使求之不來後乃來與太子游也榮猶德也言呂后采
德於南山也善曰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取榮名也公孫創業

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銑曰公孫引漢武帝時射策甲
科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也創

業也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有功甚多乃益封五千四
百戶祁連地名孟康曰公孫引對策於金馬門善曰史記曰弘至

太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
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司馬長卿竊貲於

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曰長卿至貧乃私富人卓氏
之女以用其財也竊私取也貲

財也漢武帝將賜羣臣肉食之東方朔乃拔劍割肉以歸遺其妻也
炙亦肉也細君妻也善曰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

已分予文君僅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
官丞曰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

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挾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
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

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

獨守吾太玄濟曰竝謂此並
也默然清靜貌

荅賓戲一首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

為業或譏以無功翰曰或謂或有人也無功謂官尚卑項岱
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

仕不富貴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

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

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

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向曰聖人一定其志烈士不易其
心者蓋為求名於一時以振於後

世項岱曰謂庖義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
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

居也上下無根蒂謂無援助也韋昭曰蒂都計切

三

居也上下無根蒂謂無援助也韋昭曰蒂都計切

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

銳曰據舒也。宇宙天地也。銳精也。毫芒細小也。言造

制文史則舒意於天地之外。精思細小之內。以

潛神默記。巨

善本作

以年歲

良曰巨猶終也。言常用神思潛默記事以終年歲。維字也。如淳曰。巨音巨。竟之巨。善曰。方言曰。巨。竟也。

古鄧切。晉灼曰。以巨為經。

然而哭不賈

古

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

雖馳辯如濤波

摘藻如春華

猶無益於殿

見丁

最也

濟曰。賈賣也。效呈也。摘發也。藻文也。殿後也。最先也。言有器

辯言如濤波之源。發文如春物之華。終無益於事之先後也。劉德曰。賈。雖也。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為濤波。韋昭曰。摘。布也。藻。水草之有

文者。善曰。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

華。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

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

翰曰。賓勸主人且為權宜之計策。以取富貴也。

主人迫

爾而笑曰

向曰。迫爾。寬閑之貌。項岱曰。迫

寬舒顏色之貌也。讀若收。

若賓之言。所謂見勢

善本作

利之華。閭

道德之實。守突

善本作

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觀

白日也

銑曰。突。謂幽深之小處也。熒燭。小光也。言其見幽深之小

東南隅謂之突。善曰。字

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

曩昔塗道也。穢。謂亂也。馭。理也。言周家

失其理也。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

侯伯方軌。戰國橫驚

彊車既併轍

於是七雄虓

乎

闕分裂諸夏。龍戰虎

爭

翰曰。七雄。秦楚齊燕韓魏也。虓。闕。猛烈也。諸夏。中國也。晉灼曰。詩云。闕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

玄黃。虎以喻猛。

游說之徒。風飈

交

電激。竝起而救之

向曰。飈。急風也。電。激。謂其口辯疾急也。救之。謂救諸侯之危也。

其餘矣

遙必飛。景附。雪。輒

煜有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銑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焜。火飛也。景。影也。雪。煜。彊盛

貌言游說之人。史傳所不記者。有辭如烈火之飛。焰。馳逐如影之附。形。恣為彊盛。游於其間者。不可勝數。韋昭曰。飈。風之聚。猥者也。音庖。

晉灼曰雲音畢爾之畢善曰說文燦火當此之時搦女朽

磨鈍鈇刀皆能一斷良曰朽鈍謂不才之人也搦磨皆自

厲以求僥倖如鈇錫之刀能一斷善曰翰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鈇刀玄更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

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繫於

矢射與燕將燕將得之泣而自殺又仲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聞

魯連在趙為謀秦軍為之退五十里趙遂安也趙王以千金為酬仲

連棄而不受蹶棄也善曰魯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韓

秦昭王遺趙王書索魏齊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

可說恐殺魏齊乃解棄相印與魏齊間行言以義相助之問乃棄相

印而去也善曰史記曰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間行夫

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鳥而不可

聽非韶夏之樂也向曰啾衆聲也投合也淫蠅邪音也樂有

邪不可聽者蓋為非舜禹之雅樂也韶舜樂名大夏禹樂名項

岱曰啾口吟也善曰投曲投合歌曲也李奇曰淫蠅不正也因

勢合變偶善本作時之會善本作移風易俗善本作

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善本有法也銑曰言人因

變通遇與時會者雖亦移風易俗且後乖迂於道苟合目前此不可

通於政體也蓋非賢哲之長法也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

變謫之事遇時獨暫得容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及至從人合之衡音人散之良

閔東為從閔西為橫從人謂蘇秦合六國以備秦也橫人謂張儀佐

秦散六國之從使秦君事秦也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

之佐秦者也亡命漂說羈旅騁辭齊曰亡命謂棄君命而外游

當此之時搦女朽

磨鈍鈇刀皆能一斷

厲以求僥倖如鈇錫之刀能一斷

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

矢射與燕將燕將得之泣而自殺

魯連在趙為謀秦軍為之退五十里

連棄而不受蹶棄也

秦昭王遺趙王書索魏齊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

可說恐殺魏齊乃解棄相印與魏齊間行

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

聽非韶夏之樂也

勢合變偶

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

變通遇與時會者雖亦移風易俗

通於政體也蓋非賢哲之長法也

變謫之事遇時獨暫得容

及至從人合之衡

人散之

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而要始皇

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李斯奮時務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據傲堯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
塵從下起以喻斯等良曰言據傲倖乘邪險以求富貴也一日言
不久計也善曰言據傲倖而乘邪僻也
善本作顛顛福不盈齊禍溢於世
為字李奇曰當富貴
也李奇曰當富貴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
之閒視之不滿目
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
君呂行詐以賈古國
賈人於邯鄲見子楚不韋以為奇貨乃謂之曰吾能大子之門不韋
乃以奇物玩好以遺秦王夫人請立子楚為太子昭王薨太子立為
莊襄王賈者言如以奇物玩好賈買於國之恩也項岱曰凶人謂商
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
服虔曰韓非也設辯於始皇韋
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難既適其身乃囚
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囚而死
適終也應劭曰適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
然為李斯所秦貨既
說囚死於秦善本作
貴厥宗亦善本作
墜貨謂始

皇也不韋以莊襄王為奇貨始皇則莊襄王之子故云秦貨既貴貴
者言為王也始皇初即位乃尊不韋為相國太后有私於不韋始皇
知之免相國不韋飲鴆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善曰史記曰秦昭王
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
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嗣秦
王薨諡為孝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竟飲鴆而死
尚書曰弗德是以仲丘抗浮雲之志
罔大墜厥宗是以仲丘抗浮雲之志
氣良曰抗舉也孔子云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云養吾浩然
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敢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項岱曰皓彼豈樂為迂
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彼豈樂為迂
以貳也濟曰彼謂孔子孟軻也言孔子孟軻樂為遠闊富貴之事蓋
始歸成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方今大漢洒所掃羣穢夷
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
險其荒翰曰洒掃羣穢謂剪除暴亂也夷平也言險者平之荒
今掃者楚也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楚字
字也鄭帝絃恢皇綱
之綱紀也項岱曰絃張也皇君也善

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銑曰羲伏羲也農神農也

規矩也黃黃帝也唐唐堯也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含之如海養之如春良曰如海含養萬物納入百川善曰

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是以六合之內

莫不同源共流齊曰六合四方上下也同源共流謂同沐

浴玄德稟仰大和翰曰稟受也言受大和平均之道也善

聞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書虞成周也枝附葉者善本作譬猶草木之

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向曰言上下相親附得氣者

蕃滋失時者零落銑曰言仕者得太和之氣者則盛失道者

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

事之厚薄哉良曰參三也言天子之德如天地覆育萬物天

地為二兼天子為三故云三天地言其如天地

之化豈有人事而能知其厚薄之德項岱山曰參三

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邪今吾子處皇

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齊曰吾子謂賓也曜明

明以今之所欲從整毛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軌

見為疑也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翰曰整敦小丘也沈濫小

見欲窺我大道示如小丘小泉此度測量太山之高海水之深亦不

可至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整丘如覆敦者敦

丘也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及出也濫泉賓曰若夫鞅斯之

倫襄周之凶人既聞命矣翰曰鞅斯謂周鞅李斯也項岱

言襄周凶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

於後者默而已乎向曰言上古之士行道成名可述於後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

通帝王謀合神聖銑曰言不然也謂亦有所制作也翰曰

咎繇為舜謨以致太平武王訪於箕子問

以天道政理之事言此二臣所謀皆達帝王之至理合於神明無所不通

訪于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北動於渭濱向曰殷王高宗

善賢臣乃得說於傅巖之野周文王卜兆遇得太公呂望於渭水之濱也

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齊寧激聲於

康懼漢良受書於邳音銀銑曰甯戚有賢才家貧

路乃為高歌桓公聞而納用之康衢道路也張良步游下邳圯上有

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良受之後佐漢高祖定天下

也邳地名有圯水圯岸也善曰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牛康

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

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晉灼曰圯水之涯也邳水之涯也皆侯命而神

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

勲也良曰侯待也言上四人皆待天命是神靈之交匪詞言游說之所相信也故能立必然之計申其大功也建立也展申也

也勲功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

藻儒林濟曰近者謂漢時也陸子賈也賈著書十二篇號曰新

春秋繁露也儒林謂列於鴻儒之林言文儒多如林木故各林鄭玄

曰優游不仕也善曰史記曰高帝拜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

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

子或莫見其面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

翰曰司籍謂主司典籍也分辯章句之舊聞以行於世也譚深也楊

雄著書十二篇號曰法言又作太玄經萬餘言項岱曰司主也籍書

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七

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楊雄譚思渾天又撰十卷

象論語號曰法言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苦本

奧向曰言陸賈之徒所著述皆及時君之意臻之於門闡之下而

君納而行之闡宮中門也究盡也壺內與室也言能盡先聖之

大道者如入於先聖所居室中真善本作婆娑乎術藝之

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真字

場銑曰婆娑縱逸貌也項岱曰婆娑休息乎篇籍之囿以

全其質而發其文良曰言篇籍多如范園之育用納乎

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翰曰烈業也炳光也亞次也言陸賈之徒進納文章

發明天子之聖德業光乎後世此豈非次於傳訖太公之徒歟項

伯夷字乃夷善本作抗行於首陽惠善本作降志而辱仕向

夷謂伯夷也抗立也首陽山名言其立行不食周粟而死於首陽山

也惠謂柳下惠也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也言其能降志辱身

而為仕也項顏潛善本作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曰

顏回潛於陋巷之中不改其樂一簞食一瓢飲魯哀公西狩放犬野

志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孔子見之曰此麟也孔子遂脩春

秋上自隱公終篇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也善曰論語子曰賢

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

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包孔聲盈塞於天淵

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真吾徒之師表善本有也字良曰言伯夷等四人聲名達於

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

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

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

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濟曰言文質同異各在一時此聖智

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

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項岱曰

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

供已味道之腴庾俱反翰曰所謂志之所好也爾汝也天符

道德之膏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

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答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也神者神之聽善本作之名其捨諸銑曰以精神聽察時事及

繫於情也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賓又不聞

乎將必福祿之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

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

世莫眊示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

流光也良曰韞藏也言璧藏於石中珠在蚌蛤之內歷世莫能見

之及其理而剖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善曰韓

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

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氏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

塗之後蛇於江中街大珠以報恩名曰隋侯之珠善本作膺應字龍

潛於潢汙鳥魚龜螺息之濟曰膺龍有翼之龍也潢汙

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不覩其能奮靈德合

風雲超忽荒而踳據皓善本作蒼也謂天下八荒也踳

行也皓蒼天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吳蒼皆天名也善曰故夫

泥蟠而天飛者膺善本作龍之神也先賤而後

貴者和隨之珍也銑曰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未見光色也後

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良曰處暗君之時久守

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

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

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若乃牙曠清耳於

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濟曰伯牙師曠皆善樂者離婁目

之末分也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

外可謂逢蒙絕技於弧矢般班輸摧巧於斧斤逢蒙

善射者也絕妙也技能也孤弓也般輸工巧者也權專也善曰吳

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孤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

曰公輸若之族名班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

於千鈞向曰王良善御者也伯樂善相馬者也軼過也烏獲

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工相

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

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和鵠發精於鍼之石研桑心計於

無垠音銀銑曰和鵠皆善醫者也石藥也研謂范蠡之師也桑桑

曰左氏傳云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

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仍用范蠡計然韋昭

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走亦不任廁技於彼

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良曰走主人自稱也猶今之言下

桑之徒也密爾近也斯文謂文史之業也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善曰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

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濟曰佳人謂羣臣也善曰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

黃落鴻鴈來賓泛樓舫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上起樓

故云樓舫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舫列女傳曰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簫鼓鳴

兮發棹歌善曰棹歌引棹而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向曰物極必反故樂極而

哀多也善曰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必哀來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善曰古長歌行曰少

壯不努力老大乃悲傷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銑曰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當束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為

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因而命篇曰歸去來善曰歸去來序曰余

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

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良曰蕪謂草也胡猶何也善曰毛詩曰式微式微胡

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濟曰思求於祿故形屈而驅沒

此我自為何所惆悵而獨為悲善曰淮南子曰悟已往之不

諫知來者之可追翰曰心悟已往之事亦不可諫而來事亦可追改謂雖為官今將歸去是追改

也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

昨非向曰言如人行迷失道路尚猶未遠可早迴也謂休仕也

六十而化始時所是率而非之末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

而吹衣銑曰行舟而歸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許

微良曰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曰欲暮也善曰毛詩曰駢馳征夫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乃瞻衡宇

載欣載奔良曰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則奔僕歡迎雉子候門濟曰雉小也候門謂於門首伺候潛到

懷王稚子子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翰曰昔蔣詡隱居幽深開三

荒蕪也善曰三輔史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攜幼入室有

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向曰柯樹枝也怡悅

也言其枝何相掩覆以為可榮故悅也善曰戰國策曰扶老攜幼

迎孟嘗君嵇康贈秀才詩曰旨酒盈樽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

覽倚南窓以寄傲五審容膝之易安銑曰北郭先生

騎所安不過容膝言審思此事則所須非廣亦可謂易安其身也

善曰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

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良曰言田園

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俞

切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善本作觀齊曰策杖

勸善本作飛而知還翰曰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於小

書飛勸而暮還故林亦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

桓向曰撫攀也謂賞其堅貞故盤桓而戀之盤桓行不進貌善

相不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

復駕言兮焉求銑曰焉何也善曰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

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
遊交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悅親戚之情

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將有事乎西

疇良曰有事謂耕作也西疇謂耕所居之西也疇田也 善曰說
文曰話會合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滌暢賈逵國

井為疇 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濟曰巾飾也言裝飾其車或
舉棹於孤舟將游行也 善

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必行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善曰曹植贈石荊州詩曰窈窕山道深

而經丘 加馬車以涉之也 善曰曹植贈石荊州詩曰窈窕山道深
不安之貌 岨嶇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向曰欣欣

消泉流貌 善曰毛萇詩傳曰欣欣樂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
也家語金人銘曰消消不壅為江為河 善曰大戴

生之行休 銑曰休謂死也 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
獨不化莊子曰其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

任去留 良曰寓寄也曷何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
也 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

可期 濟曰帝鄉仙都也 善曰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惶
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

杖而耘 云 耘 往田園以習其性也植杖謂插其所執之杖於田
以除田中之草也 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賦詩 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琴賦曰臨
清泥而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銑曰聊且

乘其運會也歸盡謂死也奚何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
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

周易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

序上

序上

序上

序上

序上

序上

序上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翰曰家語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孔子弟子爲魏文侯師善注同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良曰關雎篇名美后妃德也

所以風

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風風

上去平

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

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

向曰中謂中心也形見也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

故永

去

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銑曰上下相應曰成文也善曰發

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民困

翰曰天下無主兵戈興動故人困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

近於詩

濟曰近猶過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

良曰經治也

厚

善本作序也

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翰曰厚謂使其淳厚

故詩有六

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

向曰主文謂立詞文雅也譎諫也言誘人君之意微以爲諫也

言足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自戒故曰風

銑曰言者謂諷諫也善曰譎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王與樂官商相應也譎諫詠歌

依違不

直諫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

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翰曰變其風雅以至夸麗

國史明乎失得

善本作得失

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良曰苛煩也

吟永

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
 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
 謂之風濟曰一人君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向曰形見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翰曰政則正也言正
 天下之事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
 始詩之至也善本作志寧也翰曰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向曰周南篇名善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良曰鵲巢騶虞周南召南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正王道之始也基本也善曰先主斥太王王季文王也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
 窈思賢才翰曰哀念也善曰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憂衷謂中心念怨之也而無傷善
 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善曰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

向曰漢書云孔安國以述尚書為武帝博士又為臨淮太守善注同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向曰書契謂符信印璽也伏犧神
 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

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

濟曰倫次

與深也揆致也

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

八索求其義也

良曰求天地萬物之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丘聚也

翰曰志記也言書記之也

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

所安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

也先君孔子

向曰孔子即安國十代祖故云先君

生於周末觀史籍

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

良曰言見史籍之文煩多恐覽讀者不能一一徧之也

遂

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

春秋

翰曰刪謂刪略也約謂依約也

讚易道以黜八索

良曰讚述也黜退也言退而不收也

述職方以除九丘

向曰職方書名也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以下訖于周

翰曰討尋也墳典即三墳五典也訖至也

芟夷煩亂翦截浮

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

向曰芟除草也夷平

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雜錯者皆除之如芟荒草而平之

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銑曰典謂堯典舜典也謨皋陶謨也訓伊訓也誥康誥之類也

誓泰誓等也命顧命之類皆篇名如此之類摠有百篇此略舉之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

以軌範也

良曰恢大範法也

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

行三千之徒立受其義

翰曰宣聖弟子三千人也徒眾也

及秦始皇

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濟曰

逃避也

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向曰先人孔子也藏書於壁中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銑曰闡開猷道

也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

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至魯共王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為魯王謚曰共也好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

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向曰科斗云文字也王又升孔子堂濟曰王即共王也聞金石絲竹之

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翰曰言時人無能識科斗之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

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良曰言隸古者削古文之字以書今文乃得定更

以竹簡寫之翰曰前漢時猶未有紙故以竹簡寫書增多伏生二十五

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

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

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

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濟曰悉盡也送官謂進於天子也藏之書府

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良曰承天子之詔以為訓傳於

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思為之訓解也覃深也采

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

補於將來翰曰撫拾傳解也約依約也敷布暢通厥其旨意也將來謂後之學者書序序所

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且相附近故引之各

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向曰冠正也言正其篇首以次序也既畢濟曰言定篇已

畢也既已也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銑曰

巫蠱謂時江充誣戾太子厭蠱故不復聞奏天子傳之子孫以貽後世翰曰言既不復聞奏天子

乃欲自傳子孫以遺後世也貽遺也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

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元凱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平吳有功如特進善

曰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

位特進卒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良曰錯雜也年有四時但舉其春秋以立名不必兼言冬夏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日向

大竹曰策小竹為簡木版為牘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去而

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銑曰檮杌乘皆春秋之別名

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善本有也字言周室為王之所由

韓子所

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

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

翰曰上之人謂自孔子已上之人也

赴告謂有事則來告於魯乃為策簡而書之

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

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

銑曰志記也

上

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

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

濟曰害亂也刊削也

其

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

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
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
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
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
所修之要故也良曰略不盡舉謂略之不能盡為舉說也身為國史躬覽
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向曰緩約旨意也
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銑曰究盡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翰曰使學者優柔尋之自求義理既得若飽而饜飫其自趨進道業而不患不知也饜飫猶令飽也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

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

向曰凡猶條目也

周公之垂法

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

銑曰其理微暗者使明之其道幽隱者使開之闡開也

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良曰善者褒之惡者貶之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

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

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

而暢之也

濟曰暢通也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

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

為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

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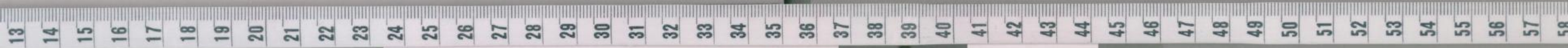
善本作而義起於

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

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
 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
 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善本作諱壁假許
 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
 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翰曰
楹屋柱也桷椽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
 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
 經傳觸類而長之向曰逢事如此類者生其義矣觸逢也長生也附于二百
 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
濟曰假設或有人問將欲復吞重明其義春秋以錯文見義銑曰錯雜也若如善
作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

儒所傳皆不其然翰曰然猶如此也答曰春秋雖以一字

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
 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
 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
 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
 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善本作其字所不通皆沒而
 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良曰膚淺也言諸家及更淺引
公穀以訓解春秋是足以自亂終無益也預今所以為異濟曰言預今所作異於諸家專脩
 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
 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
 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



俟後賢

向曰俟待也言有疑錯之事則備論闕而不斷以待後賢而補之

然劉子駿創通

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

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

穎之違以見同果

銑曰違謂與理相乖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

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

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

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

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良曰詳論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

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

銑曰

孔子卒後而或為人所謬云孔子自立為素王以立明為素臣

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

魯危行言孫以辟

善本作避字

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

其義公羊經止獲麟

翰曰至獲麟之時以為終篇也

而左氏經終

孔子卒

向曰至孔子卒時為終篇

敢問所安

銑曰安何也言敢問所以何為也

荅曰

異乎余所聞

翰曰言與我所聞異

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三者

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

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

善本作于字

獲麟之一句者

善本無者字

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

善本無則字

春

秋何始於魯隱公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

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

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

良曰言隱公是周公之祚胤也

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

濟曰祈求也紹繼也言平王能求天之福以永

天命繼先王之業開中興之道

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

向曰弘大也啓開也具

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

翰曰西周謂平王未東遷之時是故

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

法將來

銑曰會合也

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

周正也所稱之公則

善本作即字

魯隱也安在其黜周

而王魯乎

濟曰答上或問之云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此所以分別不黜周王魯之意也

子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

之文所以章

善本作彰字

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

遠辭約則義微

良曰旨意也

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

包周身之防

濟曰言以忠信禮弟周徧其身以防其患

既作之後方復隱

諱以辟

善本作避字

患非所聞也

翰曰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當時之患非我

所聞也答上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也

子路欲

善本無欲字

使門人爲臣孔

子以爲欺天

向曰欲使門人弟子爲臣禮於孔子孔子以爲欺天也天即君也言此所以欺於君爲亂

逆之爲而孔子不爲

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銑曰此亦答上文也

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

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

誣向曰誣虛也

據公羊

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

知途

射亦不在三叛之數

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

爲得其實

翰曰言作春秋起獲麟之時則文之終篇亦止於所起之歲也可謂得其實事也

至於

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

面曰吾道窮矣言此事虛說亦不可取之為實也

三都賦序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良曰晉書云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也年出二十始受書常患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至忘寢食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左思三都賦成謐見之為之作序以稱其善也善

本注同

玄晏先生曰

濟曰謐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號曰玄晏先生也玄道晏安也善曰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

能加也

翰曰敷布也言布弘體物以合物理使人不能加益之善曰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引而申之故文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善曰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善曰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

善曰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也曰君子事之為尚

將

以貫

善本作細字

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善曰說文曰結系也女九切

自夏

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

之體百世可知

向曰言周兼於夏殷二代文質兼備也監兼也善曰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

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

善曰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

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

善本作

字

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善曰兩都賦序

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

銑曰頓壞也

是賢人矢志詞賦作焉

善曰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而賢人矢志之賦作矣

是

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

良曰炳明也善曰

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

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

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

善曰漢書曰大儒孫

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側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及宋玉之徒

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

善曰漢書曰後世因

宋玉言過其實故有誇侈爭競之文自此而起風雅體失自此漸長

風雅之則於是乎乖

善曰漢書曰其後宋王唐勒競為侈麗宏廣之語沒其風諭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

逮漢賈誼頗

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竝務

恢張其文博誕空類

濟曰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空大善曰孔安國尚書大傳

曰誕大也

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

聯駟不足以載廣廈

善本作夏字

接榱不容以居也

充滿也廣廈大屋也榱椽也皆謂說事過實也

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

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

向曰馬融作廣成頌王生謂王文考也靈光謂靈光殿賦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

賊縱橫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土廣成頌以諷諫

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

之制

銑曰宏大修麗也

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

之偉也

良曰蔚爾文盛貌鱗集言次序也偉美也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

齊曰常產謂

文蔚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

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

齊曰常產謂土地所常出

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而長卿

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

翰曰司馬長卿楊雄之儔所述物色非本

所出也中域謂中國也則長卿上林而言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言王樹青葱是也

虛張異類託有

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

善本作影字

附流宕忘反非一

時也

向曰祖法也構合也言後世土人法學相如以合其文章者如雷聲發而衆蟄同啓若影之附於形如水流一過不復反

矣如此亦久也景影也宕過也非一時言久也善曰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景附謝沉後漢書

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

平裂

銑曰曩昔也潰亂也圯毀

也毀裂謂三國各據守一方也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

函

舍

夏

良曰孫劉謂孫權昭烈也交益吳蜀地名函夏中國故也善曰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函夏已見諸白馬賦

作者先為吳蜀二客咸稱其本土險阻環琦可

以偏王

良曰作者謂左思也環美琦大也善曰埤蒼曰環璋珍琦也

而却為魏王述

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禽

善本作擒字

滅比亡國而魏氏

善本無氏字

以交禪比唐虞既

以

善本作已字

著逆順且以為鑒戒

善曰漢書曰甚誘逆之理西京賦曰鑒戒唐詩蓋

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休

濟曰梁岷二山名荆南地名中區中國也衍大也

考分

去

次之多少計殖物之

衆寡

翰曰分次謂星之分野也牽牛婺女翼軫星皆楊荆之分屬吳也皆參益州分餘皆屬魏分也殖物謂土地所出之物也

善曰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阜

比風俗之清

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

向曰言二國不可與魏同

年而語矣謂魏都美也善曰過秦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

銑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聞其美也謂其所習穢濁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善曰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

澤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

方之論也

良曰各自說本土為樂其人皆善矣良善也

作者又因客

善本有主字

之

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

披圖而校

濟曰披開校比也言可開圖畫者以比之言土物皆以實說也善曰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

之宜杜預曰播殖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銑曰按憑也誣虛也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

向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集者但收其序而不錄其詞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

銑曰大志謂高尚之志也夸猶極也

邁遠也言極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二十時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為脩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也

五年五十以事去官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未被書檀去官免

晚節更

樂放逸篤好林藪

善曰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

遂肥遁

於河陽別業

良曰肥猶美也言美其隱遁之事而居於河陽也河陽縣名別業別居也善曰周易曰肥遯

無不利

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

渠衣於

萬株流水周於舍下

濟曰幾近也舍謂屋也善曰楚辭曰水周兮堂下

有觀閣

池沼多養鳥魚

翰曰觀臺也

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向曰技樂地

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出則以遊目弋釣

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

銑曰出謂出游也弋取鳥也釣取魚也入謂歸入室也善曰楚辭

曰忽反顧以遊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又好服食咽

伊練氣志在不朽

傲然有陵

善本作凌

雲之操

向曰服食咽氣志在不朽謂求長生也操猶志也善曰古詩曰服

食求神仙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

欬復見牽

羈婆娑於九列

濟曰謂仕官如以物牽引而羈繫也婆娑游處也九列九卿也持崇為太僕卿善曰臧

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大僕

因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

翰曰黷汙也善曰

賈逵國語注曰黷黷也毛詩曰茲之永歎

尋覽樂篇有思歸引

善曰琴操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

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

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

曲

向曰儻疑辭也

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樂

善本作歌字

辭以述

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

善本有

絲

於字

竹也

銑曰播布也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五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序下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固自矜其功有篡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終不

寤矣文選但錄其序莫載其賦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固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

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

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向曰建立也言立功者逐事爲

宜故云不一也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何則脩善本作循字心以為量

者存乎我銑曰立德是因之於心而潤其身進退是非故德聲常存是以存乎我也善曰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

乎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良曰立功於人以成其事是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以心常繫於彼也善曰言

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

豐約唯所遭遇濟曰域謂身也豐約大本也善曰言德有恒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

落葉俟微風善本作風字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善曰漢書王恢謂韓

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

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

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戲歎而就之

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是琴之感以末也五臣注同

烈善本作列字風將墜之泣不足繫哀響也是故苟

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

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善本無言遇時也一句

曰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

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

勢善本有也字銑曰言才不及古之半而立功已倍於古人者蓋得時遇勢也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

歷觀古今微一時之功而居

伊周之位者有矣良曰歷徧也微取也伊周謂伊尹周夫

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索物之相物昆蟲皆有

此情濟曰自我謂自說已是相物謂物皆相輕此雖智士猶嬰繞

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

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

翰曰挾帶也勲功也神器天子也稱其光暉承其顧眄故萬物隨其

心意以為俯仰 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

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

善本有哉 向曰

其所欲以為常安耳飽其諛諛之說以為實然也功在身外不可自矜也任出才表言位重才輕也 善曰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

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人所大同此意也 善曰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司 忌盈害上鬼神猶

且不免 良曰忌人盈滿而下之陵上者則鬼神害之也不免謂不免於鬼神之誅也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左氏傳狼譚曰唐志有之 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

節 濟曰操執也言人主執生殺之常柄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佐安社稷也 善曰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

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 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袪

玄編 服荷戟立卒 善本作廟門之下援元旌誓眾

奮於阡陌之上

翰曰泣服黑衣也荷執援引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讎之乎而欲有大逆之事也漢宣帝

時代郡太守任宣謀反及誅後任宣之子章因帝欲祠廟遂衣黑服執戈立於廟門之下以待天子欲報父讎乃發覺伏誅楚將項燕為

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旗誓眾約將滅秦以報父讎也阡陌道路也善曰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旌頭劍挺墮地首垂足土中刃響乘輿

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止在渭城界中夜泣服入

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泣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

為旗 況乎代王制命自下裁物者哉

向曰異世所聞將讎於君者尚以為大逆

之道況乎今者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而裁成於物此為臣陵其君非臣下之道 善曰后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尸子曰

天生萬物聖人財之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

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銑曰大匠為斲固其宜也天子在上同所尊也

故人有代匠斲者非其所宜故為斤斧傷也臣代君制非其所順必為天下所誅也 善曰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 且

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

不义堪

良曰衛獻公之時政由大夫甯氏不由公族但祭祀宗廟則公主之而已此忠臣見之慷慨發憤人主當之不能久

湛其敝也

善曰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是以君爽快

反善本

不悅公旦之舉

濟曰君與邵公也快快不悅兒公旦

從革

邵公不悅疑周公志於成王也善曰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

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

鞅非少

主臣也

自言懼也

博陸侯霍光也

善曰漢書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

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

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

而成王不遣嫌

矣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

善本有

與

向曰言周公霍光所以使其疑懼之者豈不為臣勢彊而行君之制使之然歟昔者周成王不能遣群臣之謗疑恨周公於懷嫌疑

也漢宣帝初立謁見高廟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懼之若有芒刺在背

也負則背也芒亦刺也

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崩管叔及群弟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

背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曜

善本作

焉

銑曰周公之志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之叔父其親昵字

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

登帝天

善本作

任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

莫至焉

良曰周霍二人登帝王於天位其功厚也至死不易其

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

仲曰奪伯氏駢邑三伯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

善曰周公

言霍光有芒刺之懼故皆時危勢劣方

則伊生抱明允以嬰

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

善曰伊生伊尹也

也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七年太甲潛來殺伊尹也允信也言其抱明

信之心以嬰誅戮也越大夫文種為越王滅吳功大或人告其為亂

越王乃賜種劍自殺齒及也言明信忠敬之道人之本也以此而死

固為人臣所疑也善曰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

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

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

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故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

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向曰篤厚也穆和也懿美也言厚聖和親周公之美也大德至忠

如此之盛銑曰謂伊尹文種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

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鳥覩其

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銑曰言聖賢盡忠尚不免讒言過此以往中庸之人何有見其可存也

者也是以安危之理斷然可知也惡何也識知又況乎號土高切

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去聖哲所難

者哉良曰號貪也易輕也道家所以為忌富貴而驕也聖哲所難其志不易善曰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

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身危由於勢

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濟曰權勢過甚則身危之本也去遠勢利則求安之先也禍

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翰曰不知此理則墜亡其身也見

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向曰言見百姓

謀欲害其已身則申令於宮寢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無積德也善曰左氏傳曰公待於壞墮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

宮備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

心之怨銑曰行嚴刑峻法必取怨傷亦如以財買物也賈買也

溥注曰賈賣也尚書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

下良曰震懼也言使人主懼也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衆心日

侈直危機將發而善本無偃仰瞪直眄謂足以夸

世濟曰侈壞機事也偃仰驕傲貌瞪眄邪視自尊貌夸世謂夸其功能於時世也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

首目以瞪眄埤笑古人之未工忘善本作已事之已拙

蒼曰瞪直視也翰曰笑古人之道未盡善也知曩動之可矜暗成敗之



有會

向曰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暗成敗之理必有運會也

是以事窮運盡必於

顛仆

音赴銑曰顛仆謂傾倒也

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

善本有也字良曰風起則

塵飛而合暗言禍速應也酷猶法也善曰答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

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

為此也

濟曰過已謂虛有大名而才不足也踰亦過也量才量也蓋謂此也者謂顛仆禍酷之事

夫惡欲

之大端

賢愚所共有

翰曰人情有所惡心有所欲此人之大端則賢愚所共然善曰禮記曰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

而游子徇

善本作殉字

高位

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

向曰游子謂游宦之子也徇求也

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

善曰漢書曰項羽歌

已

震王之勢位莫盛焉

善曰震生已見上文

率意無違

欲莫順焉

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

善曰漢書曰項羽歌

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

少覽天道知運盡不可更益也盈滿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美矣善曰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

則巍巍之盛仰邈

善曰漢書曰項羽歌

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

良曰巍巍高大貌洋洋美譽也俯冠來籍謂為將來史籍

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

善曰漢書曰項羽歌

逸而名愈劭

善本一作逾字

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豐

善本作豐字

積成山

岳

銑曰河海之大跡塞之成小流喻功大而為一罪所蔽矣堙塞也窮小也一簣一籠土也豐罪也言若長惡不改如一簣之土

漸積以成山岳之大

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名編凶頑之條身狀荼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

毒之痛豈不謬哉

毛詩曰人之貪
亂寧為荼毒

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善曰風俗通曰周禮
女巫掌歲時祓除疾

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
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
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
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
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鵲至水濱盥洗
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
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且請說
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
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
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
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
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
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季有詔
會者咸作詩詔太子
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翰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兩
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上巳即二日

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為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是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飲于樂游苑且相

道江夏王義恭荅衡陽王
義季命延之為序也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

情不一

向曰方策今之史書也鐘石樂器也畢陳謂奏之也舞謂
王舞詠歌詠也皆帝王宴樂也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

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
所雅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
石曰磬金曰鐘毛詩序曰歌
詠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

淵流

本源也詳略論說也言帝王之道皆有音樂宴會雖因時權變源流
遂往而論說其道者所聞不同善曰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
而不反春秋序曰史
有文質辭有詳略

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

其道神明其位

良曰宅居衷心也極本也言天子居天心立
人本莫不崇高宴樂之道以敬守其位也神

明敬也善曰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
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
易曰聖人以
神明其德

拓土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

善本有也
宇濟曰

拓廣也貽遺統緒也葉代也量大也言廣世葉以遺後緒使堅萬代而成乎大道也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拒立曰蕃衛王家垂固萬乘有宋函夏帝圖弘遠也言有宋奄居

中國也弘大也善曰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綴秘文高祖以

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物以得其所以定鼎猶定天下也大道造化萬道也善曰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

于郊鄆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皇上以散文承歷景屬宸居

之德以承歷數明繼先帝泣也善曰皇上宋文帝也散聖景明屬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景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

其域蔡邕曰如北辰隆周之下既永宗漢之兆在焉良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周室既興卜年七百漢丞相陳平等共誅諸呂使迎代王立之王卜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遂即位為文帝也宋為漢後故云

宗漢言宋祚將與周漢同也善曰楊雄河東賦曰朕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書文紀

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正體赫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

輔陽也王宰宰相也哲智也元君也言宰相之臣宣智力於君以

為輔佐也善曰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赫德少陽東宮也鄭玄

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眈眈將軍大漢元輔

昭應山瀆效靈謂五岳瀆謂四瀆也效呈也言五岳四瀆呈其神靈以示我福也善曰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

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効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

類五方雜還合四隅來紅宣還人物殷眾也四隅四方蠻夷也暨至也善曰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隅既宅吳都賦曰都輦殷而四隅來暨

選賢建

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建

戚親策美典則也言選賢才以居職立親戚以為公侯則擇其美行可法則者施命謂行命也酌取也故實先王之道也善曰左氏傳

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薦敷為宰擇是國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

大予協樂上庠肆教

又

良曰大子樂名協和也上庠儒學也肆行也善曰東觀漢記孝章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程明密品式周備濟曰品秩也式猶法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劭為

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

而具翰曰國容百官上下之儀也眡令謂觀號令也象物謂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善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國左氏傳曰士會曰為教為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

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

向曰箴戒也言太史之官作戒以戒天子百官之闕失也天子所言則左史書記之校文講藝之官謂儒學之職采遺謂采拾遺闕之事

銑曰輶車朱軒使者之車也言使臣能來遠荒之國以為王臣振起王化於遠方之人也論德論夫子之德也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

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楊雄答劉歆書曰

常聞先代輶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辯亡論曰輶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

曰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頽莖素毳昌并柯共穗之瑞史不

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余漠之貢府無虛月良

頽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也共穗嘉禾也皆太平之瑞也言於國史上書之不絕言常有之濟曰言遠方之國山作棧道

海濟舟航踰度沙漠來貢土物府庫之內每月無絕也善曰頽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

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庶虛月如是可矣楊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束牽其犀列燧千城通驛

萬里翰曰燧烽火也千城言郡縣多也穹居之君內有稟朔卉服之

酋迴面受吏向曰穹居之君匈奴也卉服之酋南蠻也內首迴面皆賓服為臣也稟朔稟正朔也受吏謂受郡縣

之化善曰穹居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迴首內嚮漢書曰叩竿之君長欲願為內臣妾

請吏北面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銑曰響慕德音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群士

慕響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康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良

出入曰警蹕夷平也表裏內外也穆和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姦慝既弭警蹕清夷將徙縣中字張

樂岱郊濟曰宋居江東故將欲移都於中國也縣都也中字中國也張用也岱山也郊南郊也將欲用樂祭岱山拜南

郊也善曰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增類帝之壇

善本作宮字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

久矣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望屬車者望天子來也塵者車行之塵也善曰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

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日躔連胃維月軌青

陸向曰此始謂三月之時也躔次也胃星名維畔也月令于季春之月日在胃也言曰次胃星之軌行畔也青陸東道也言立春

春分月從東道也言自行於此也善曰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

韋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

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曰月順入軌道河圖帝皇祇

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銑曰皇祇天地也言春時是天

和之日也后君也辰日也善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

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千眾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

庶氓善本作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良曰言天子思

答上天之心以惠眾人之望乃加以江夏衡陽二王行出蕃使布

化行惠於百姓也天工乃與羣臣出餞戒告以勤職業也上靈上天

也庶氓眾人也願望也邁行也善曰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盟者鄭玄曰君以

宴禮勞使臣則警戒告語焉有詔掌故爰命司歷濟曰掌故掌知故事

儀善曰洛飲上已並已見上文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向

除掃除也輦道天子行之道也禁林苑也善曰左關巖登鄧

上林賦曰輦道纒屬西都實曰集禁林而屯聚

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屣苑太液懷曾山銑曰

也澄阪也梁橋也言潮水之上作橋良曰亭臯謂野作亭也上林賦云亭臯千里言此所游之處陵略於上林之大也芝屣芝田也洛陽地名言亦將跨越之也漢武帝太液池中有高山言我今以彼池為苑包懷其高山也善曰難西蜀父老曰關沫若梁孫原穆天子

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澄郭璞曰澄阪也上林賦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洛神賦曰稅駕乎衡臯秣駒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

石峻堦古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在萃翔驟之

石峻堦古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在萃翔驟之

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

音叫濟曰峻境高峻也葱翠青色也

陰雲山中氣也

翰曰游泳魚龍也攢萃集聚也翔驟鳥獸也

曰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徼循也言周循於山水之間也

善曰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綺錯

旌門洞立延帷

接枰

善本作枰字音年

鉦曰旌門以旗為門洞通也言各相對

曰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陛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棨杙再重杜子春曰帷杙行馬也

閱水環階引池分席

良曰閱流也環繞也分席謂水分流各至席坐之所謂流杯也

曰閱水

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祕駕簡緹

騎搖玉鑾發流吹

濟曰春官掌禮之官聯事謂上下聯事出游之禮也蒼靈謂春初句芒也奉塗謂前驅清道

翰曰祕駕天子馬也胤引也緹騎金吾騎兵也王鑾天子法駕也流吹笳簫之類也

善曰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

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兮淮南子曰龍首浮吹以虞

天動神

移洲放

善本作旋字

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

向曰此皆眾士

行所即游所也

善曰羽獵賦曰天動地吸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洲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

既

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

銑

帝暉天子也臨幄坐於帳也軫停也委安也

有款

速

芬藉觴醕

亦

泛浮

良曰魚肉曰有菜蔬曰款芬香也藉多也觴醕酒也泛浮言多

妍歌妙舞之容

街組樹羽之器

翰曰鐘磬之格兩頭並刻為龍頭以街絲組又樹以羽毛為幢者皆樂器也

善曰毛詩曰其有唯何魚鼈鮮魚其款維何維筍及蒲鄭玄禮記注曰醕旨酒也

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嵇三禮圖曰筍簾兩頭並為龍以街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街組流羽兮

交橫毛詩曰設業設簾崇牙樹羽

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

向曰師曠清徵之曲一奏有玄鶴集焉再奏為行列三奏而延頸鳴也四上六莖九成並曲名

繁聲合變爭節

善曰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攄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

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
漢書曰顯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龍文飾轡

青翰侍御濟曰龍文馬名青翰舡名御泛也
善曰班固西域

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況新波之中
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

舉袖陰澤靚靜裝藻野袷服縉川銑曰華裔內外也

侍從衆揚其衣袂動山上草木如風吹山也舉袖則蔽川澤乃成其

陰矣靚裝美人脂粉之色袷服美麗之衣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野

成其文藻雜色也縉雜色也善曰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與華裔

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

莊刻飾鄒陽上書曰袷服叢臺之下故以殷隱賑軫外區煥

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縉繁彩色也

衍都會善本作者矣良曰殷賑富有貌區方也煥衍多溢貌

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粲羽

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

上膺萬壽下禔氏百福翰

膺當也善曰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

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介爾日福

市筵稟和闔堂

依德良曰筵席也稟受也闔滿也言群臣市席蒲

堂皆受天子和平之樂依天子仁惠之德也

情綏景遽

歡洽日斜銑曰盤樂也景亦日金駕摠駟聖儀載佇

向曰金駕天子車也摠駟謂聚其駟馬將駕而

也聖儀天子也載佇謂盤桓未去尚惜此宴也

悵鈞臺之未

臨慨豐宮之不縣濟曰悵慨並歎也鈞臺夏啓會餐諸侯之

在長安縣謂懸鐘磬之格朝諸侯則設以樂也縣懸也此蓋歎未至

中國之兩京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

曰夏啓有鈞臺之享

康王有豐宮之朝

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

廣宴善曰關中記曰建章園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

記曰銅爵臺

立命在位展詩登善本作志則夫談美有

章陳信無愧者歟向曰楚子問孟子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

神而不虛也言今天子仁明頌美德亦無愧也

善曰楚辭曰展詩

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

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

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

銑曰齊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宴會羣臣勅融為序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撰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

良曰易豫卦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象則易

象也鈞天乃天帝樂也

善曰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張

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濟曰易乾卦云時

樂已見上文

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乘六龍以御天也

既位謂飛龍喻天子得位

氣則御行於元氣中也駕則龍也

善曰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是以得一奉宸逍遙

襄城之域

翰曰宸天也言得純一之正道以奉天謂黃帝也言黃帝問道至于襄城之野也逍遙游貌域野也善

曰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體元

則大悵望姑射

亦

之阿然管

鳥

眇寂寥其獨適

者也

善本作已字向曰元善也體善則大謂堯也堯出游見四子於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謂得道也阿山也銑曰言黃

帝及堯皆求道深遠虛無蓋其自善者也非與天下同之也窅眇深遠也寂寥虛無也適善也善曰東都王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論語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藹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為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

非獨適一身之行

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

滿八駿如舞璿水之陰亦有饗餐云固不與萬人

依民

共也

良曰夏后帝啓也有馬號為兩龍乘游於璿臺之上以饗諸侯百官也璿臺名穆滿周穆王也言乘八駿之

馬以游行天下也如舞謂馬行貌璿水璿池也言穆王游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于瑤池之上也言此二主有宴饗則又不與天下萬

人共樂也

善曰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造享神於晉

之墟作為璿臺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

執轡如組兩駿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與馬之音與羽毛之美父子不相顧弟兄妻子離散此無佗不與民同樂也我

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

室

濟曰握機執天下之柄也創歷改正朔也誕大建立也翰曰貳宮天子接禮賢人之所也庸用也太室明堂也言考用才能

於明堂之宮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

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舜

尚見帝館甥於二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

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

就饗舜之所設更爲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爲賓客禹爲

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呂爲虛質鄭玄曰舜旣使禹攝天

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尚考獮言往時也

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

也實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旣徙延喜之

玉攸歸

向曰幽明獻期祥瑞見也雷風通鄉養陰陽和也銑曰舜時西王母獻昭華玉天錫禹玄珪刻曰延壽之字言

此二寶徙歸

善曰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

幽
貞曰明
嬖

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幣時雨論語議曰仲尼云吾聞

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收羽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而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占

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以鉅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王

宋受天保生萬國度待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

大垌

古之**慝** 良曰齊改宋歷數而知而受天命以爲天子也 **濟**曰
 度邑謂上度邑如柳也言武王克殷將度邑自鹿丘

而歎恥者以臣伐君之名也成湯即天子位還遷九鼎于亳卽至

珙而有勲德亦謂以臣伐君也鹿仁山大峒並地名言齊受宋禪

位而無慙勤之志也息皆猶無也
善曰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

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

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

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堯而有慙德周書立成爲

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

言能繼清和之德於五帝之道連明美之理於三王之外

以清和之德繼於太道楊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淳粹之至精聆清和

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闥視帝嚳法言曰昔在有能高辛有虞

三代咸有顯靈故天因而瑞之爲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

表者駿發開其索倂定爾固其洪業向曰駿疾也言齊帝之惠矣發聞人

[illegible]

天下故能開遠方之祥瑞也詩云天保定爾亦孫之固謂安定之道

又曰天保定爾示之固剝也善曰毛詩曰濯哲維廣長發其祥又善曰齊武帝也

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虞
新曰制作六經共業
皇帝
齊書曰世祖武皇帝也
善曰蕭子顯

三平齊書曰出祖武皇帝諡闕字宣

遠以太皇太后上聖軍鍾下武
子即位四月
良曰鷹當也鍾聚也下武謂

子即位骨用一耳金一山文王之丁武王繼之言武帝

能繼先業而如武王繼文王之遺故云邇邇丁武善曰墨子曰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三公毛持亭曰下武祠文也

子曰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三公毛詩序曰丁武歸文也序三

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

濟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邁過也三代夏殷周也善曰

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志焉

昭章雲漢暉麗日

月

翰曰昭章雲漢喻文德也日月喻明也善曰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

言其

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向曰彈壓猶蹴蹋也善曰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

山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

銑曰景光敷布柔安也善曰神理

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疑神廣雅曰景昭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

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

澤晉泛

善本作

而無私法公弘而不

殺

翰曰聖人好生惡殺也善曰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

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

猶且具明廢寢具晷忘餐

具及也言自夜及明不寢以憂國政善曰具明已見上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

念負重於春

冰懷御犇於秋駕

翰曰明君之治人若負重而履冰恐不勝其重懼見陷於冰若御奔馬於秋恐有覆

敗也秋駕天子法駕也善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犇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

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可謂魏魏弗與

蕩蕩誰名

良曰魏魏高大之貌蕩蕩廣遠之稱言高大廣遠之德人不可與之比也人誰能名焉善曰論語子曰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秉靈圖而非泰涉

孟門其何險

向曰秉執也靈圖天子位也言不以天子之位為泰者蓋憂天下也言濟天下之難雖如孟門太行

亦不以為險志憂人也孟門山名也善曰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義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

諸后睿哲在

躬妙善居質

銑曰儲后太子也睿聖哲智也質體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楸漢書疏廣曰太

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

內積和順

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

良曰斧藻謂脩飾也令善範法也善曰

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

擲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

質瑑磨言炳丹青道潤金壁濟曰言炳丹青文也道潤金壁美也善曰法言或問聖

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出龍

樓而問豎入虎闥而齒胄翰曰龍樓漢太子門名也問豎謂文王為太子至寢門外

朝於王季問於內豎人曰今日安否如何虎闥教國子之學所也公卿之子為胄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故

云齒胄齒年也善曰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為太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

不如何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闥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

向曰一人天子也究盡也善曰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

四海此天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踳躩昌姬

韜軼炎漢銑曰茂盛也麟趾詩篇名美公族之盛也磐石大石也言宗族堅固如大石不可轉易也踳躩也昌姬文

王也韜藏軼過也言齊帝之德踳躩於文王懷藏超過於炎漢也漢火德故稱炎也善曰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

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春秋錄圖曰倉精萌元宰比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

來仕允克施之譽良曰元宰謂宰相也言宰相之德與太公比肩也鉉鼎耳也以黃金為之黃色為中

故言中此三公位也踵跡也周南周公也濟曰周公邵公分陝界而治人皆歡悅故詩云蔽弗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也允信也克

能也言來仕官信能當施惠之譽矣言皆用人得賢才也善曰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菑比肩繼踵毛

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

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公主之毛詩曰蔽弗甘棠勿翦勿伐邵公所茇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也班

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

朱第勿方斯皇室家君王者也翰曰珪璋王名喻賢才也令善也朱第官之服飾也

皇大也室家猶親密也言為臣皆親密於君一心盡忠也本枝善曰毛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又曰朱第斯皇室家君王

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向曰本枝謂宗族也善曰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尚書



曰若稽古帝堯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

樂業守屏稱事銑曰湯火謂禍亂也休和謂禍亂已平兵戈不用故致之使休息和平也草萊謂山野採

樵之人也守屏謂州牧也善曰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且其

在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

無洗耳良曰公孫述僭稱帝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後述既伏誅永乃引鏡自照曰時清目則明也言今時清故人

皆明目也許由巢父皆隱者堯以天下讓許由而以為汙其聽乃臨池洗耳言今太平野無逸人也善曰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託清盲及述誅永澡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耳

沈寔之怨既缺適和軸之疾已消濟曰沈寔適軸皆疾病盡除也善曰漢書曰蜀嚴沉寔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沉寔而死亦絜矣毛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考盤在阿碩人之適毛萇曰軸病也謂賢人

隱居而離困病也興廉舉孝歲貢善本作於外府署行

去議年日夕于中甸翰曰言舉孝廉賢才每歲貢自州郡也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之嚴

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使朝夕盈于畿甸之中也善曰漢書曰詔執事興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

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協律揔章之司序倫正俗向曰協律樂官

揔章禮官也倫次也言各有次序以王風俗也善曰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揔章觀荀氏傳曰勗為光祿大夫公

以為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揔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辨風正俗

最其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銑曰崇文成均文學官也言理道德之本齊禮樂之

先善曰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

德齊之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

事於仙室良曰挈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之事朔月初也靈臺觀懸象之所也執笏者所以書記事也

珥執也彤赤管筆也皆史臣所以書記言也仙室館名也善曰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

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

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

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

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

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

銑曰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

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為琅

邪太守俗多舒緩衣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便於

事危冠壞冠也空履敝履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

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悚

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

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

穿影搖武猛扛鼎揭渠旗之士皆舉也善曰漢書曰

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白

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

人也勤恤民隱糾逖力王慝王德反翰曰恤憂隱痛逖遠

之所痛糾察風俗遠大惡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

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逖王慝射

集隼於高墉繳之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

斯行濟曰隼鷃鳥也以喻凶人也墉牆也喻人所居也言射此鳥

於高牆之上喻除凶人於平人之間也堯時大風為害堯使

羿繳之於青丘之澤大風風伯繳射也隧隧道也善曰周易曰公

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而無不利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

命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

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

也讒莠蔑聞攘爭掩息言此舉朝亦無聞也蔑無也

攘爭謂攘臂而爭訟也掩息言無也善曰毛

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或攸攸

路鞠茂草於圓扉向曰桴擊鼓也鼓所以鳴於路者蓋為

也鞠養也茂盛也圓扉獄也言時無犯罪者獄皆久空故養盛草於

獄中善曰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

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蹶

蹶周道鞠為茂草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

游銑曰耆年老人也漢孝文之治至和平老人不游市井也善

游曰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

井遊遨嬉戲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泰荒憬

如小兒狀清夷濟曰稚齒小子也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

切清夷歡皆謂得其天性也翰曰宮居隣近憬遠夷平也言

天子之道居近昭泰之治荒遠之國感盛德而清平也善曰閑居

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

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若金
讒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
夷
每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疑側首

貫曾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向曰每食左言蠻夷
踵踵首貫曾四海國名屈膝拜也厥角叩頭也纓縻皆係也言請受
國家拘係以輸貢賦也善曰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
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海食尚書曰四夷
來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
狃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淙齒之國以
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迷食而迷望郭璞曰此即
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氏
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
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逐首山海經曰有貫曾國其
人曾有窾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孖
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瘡以不死之草
皆生是為貫曾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
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擗地也漢書終
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牧
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文鉞碧怒之琛奇翰善芳之賦良曰
善芳

遠國異鳥名餘皆遠方物之寶也善曰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為
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

王沉魏書曰東夷矢用楷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怒中矢鏃也
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怒其長尺有咫周
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丸牛露大

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

之玩乘黃茲白之馬四翰曰皆遠方奇獸也
善曰周書曰卜盧國獻純
白若馬

牛純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駒大駒大露尖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
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
齒食虎豹

盈衍儲邸充物郊虞向曰盈衍溢滿也儲邸猶
府藏也言遠方之物溢滿

於府藏也充物滿也郊四郊也虞掌山澤之軌躅直綠切善
官言遠方所獻奇禽異獸滿於四郊山澤也軌躅本作匪蹟

尋鞮丁譯無曠
絕也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也譯傳四夷
之語而宣之者也言四夷獻樂譯言歲時不曠也善曰儲邸猶府
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尚書曰苞匭菁茆匭音軌聘禮曰賈人啓
擯取圭垂纁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
官曰鞮鞻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
曰成王時越裳氏
重九譯而獻白雉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



轂埋麟麟

麟

之轍綏而旌卷悠悠之旆

良曰暢長

車也麟麟衆車聲也轍車上垂繩也旌旗也悠悠旌旆垂貌埋卷言皆不用也善曰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

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轡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輶輶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

毛詩曰悠

悠旆旌

扶

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

罷刃

濟曰拂亂也四方之戎有五種不距謂不距捍王命也偃息革甲也辭軒去兵車也金刃兵器也皆納毀罷去之示不用

兵也善曰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爲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

鋒偃武

天瑞降地符升

善曰天瑞謂甘露也地符謂慶雲也

升澤馬來

向曰澤馬瑞馬也善曰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

器車出

善曰器車瑞車

也善曰禮記

紫脫華朱英秀

向曰並瑞草也華秀皆花也善曰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

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初上值紫宮凡言當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

則朱草生瑞應圖

佞枝植

濟曰黃帝有屈軼草出於階若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故曰佞枝植生也善

曰曰休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佞人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歷草滋

生於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見此以知日歷故云歷草也滋茂也善曰田俚子曰堯

爲天子堯堯生於庭爲帝成曆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堯堯孽雲潤星暉風揚月至

良曰暉風揚謂和風也月至謂月行不失度也善曰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

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別箕爲江海呈象龜龍

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

載文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

故曰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號

善本作

邁三五而不追

踐八九之遙迹

濟曰堯與羣臣沉璧於河乃爲握河記也封山紀石謂封太山刻石記功也紀記也邁遠

也三五謂三皇五帝也八九謂封禪七十二君善曰帝王出紀曰堯與羣臣沉璧於河乃爲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

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

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

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

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

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貞

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遊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豫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島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

惟暮之春

翰曰青島春鳥也司開謂主生也言春氣取生萬物也條風春風也粵上斯已謂於此上已也惟詞也

善曰左氏傳邾子曰青島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泪吾南行上已已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

向曰太史掌六同之律以合陰陽之聲同謂和六律也善曰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楔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

時訓行慶動於天矚

銑曰楔絮也言被不祥以獲清絮也風舞謂歌詠先王之道也咸皆也蕩動也

肅威也表法也言天子春行仁惠之令助時養物故懸其威嚴之法也行時訓謂先王之教也行慶於人動於天子之眷矚也善曰禮傳曰楔者絮也仲春之時於水上繫絮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

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載懷平圃乃騁芳林芳林園者

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

良曰載則也平圃芳林園名濟曰丹陵地名堯所

生處也若水水名帝顓頊所生處也皆非江東之地此美而比之也善曰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爲舊宮宮東築山鑿也號曰芳林園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殷殷均乎姚澤無

尚於周原

良曰殷殷盛貌姚澤舜生地無美也均者言所游地盛同於姚澤也尚者言此處之美加於周原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爲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爲天子輒輒致政草水戴悅高誘曰政政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爲政政故兩引之輒知葉切致仕勤切帝王世紀曰瞽叟之妻曰幄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膺膺董茶如飴狄豐邑

之未宏陋譙居之猶福

卑緬切翰曰豐邑漢高故里也宏大也譙居魏武帝故里也福小也

言皆以豐譙爲狹陋善曰

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

裁基飛觀神行虛檐

鹽

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

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

抗殿跨靈沼而浮榮

銑曰離房側室也層高也向曰負也抗立也跨道也榮屋檐也言近池水構屋檐於水上也善曰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闈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義以業爰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

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

玉砌

蘭水繞於階故云浸蘭泉於玉砌也王者美言之也砌階也善曰傳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闈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辨曰迴飈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陛玉砌玄

幽幽叢薄秩秩斯干

善本作曲拂逕迴潺

出入山谷也善曰楚辭曰叢薄深林人上慄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逕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逕迴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

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

采于柔萼

柔萼初生木葉也錦文也善曰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天天灼灼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

禁軒承幸清宮侯宴

清宮

宿置宵懸皆謂夜預設之至明也善曰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亦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

戒

道執爰展軫

效駕

字

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魚也執及禮記曰君車已駕徐鑾警則僕展軫效駕鄭玄曰展軾具視也効駕白已駕也

節明鐘暢音良曰鑾軾也馬徐行以警動其節知君之行止也天子出則撞左鐘明謂初曉時也暢通也舍曰

淳于髡斗酒說曰明七萃連鑣九旂齊軌齊曰七萃壯鍾擊磬調歌紉舞

街也九旂謂從天子之車九乘名曰九旂車軌車跡也善曰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

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園薄天子出道車五乘旂建旗拂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群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蜺揚葭振木振山木而動也拂蜺謂旗高也葭蕭管屬言其聲衆節悲歌聲振林木

魚甲煙聚貝冑星離善本重英羅字

曲瑤絞之飾絕景追善本風之騎向曰魚甲以鮫皮爲甲貝冑以貝珠爲冑

也冑兜鍪也煙聚星離言多也銑曰重英綵畫之矛也曲瑤車蓋王也絕景追風之騎良馬也善曰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爲甲

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具冑朱綬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龍騶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爲失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

之匹遺昭灼甄部駟祖駿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風之乘

逝良曰昭灼光明也甄部長陣也駟駿良馬也函行列也善曰孫卿子曰虎視龍超雷駭電逝並言奔走疾速之甚

曰長陳爲甄魏都賦曰異馬填廐而駟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礪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

逝車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隱聲也紛紛軫軫多也羌難辭也善曰說文曰轟轟群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颭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

觀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洲渚音亭向曰輿天子車也罕獵車名孫卿子兵法云其鎮

如岳其渚如洲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輿罕孫卿子兵法曰其鎮如山其渚如洲石崇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洲渚嶽峙

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

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銑曰醉潤澤之貌也穆和也式良曰凡玉几天子所憑也肆陳也因循也言循環流波坐而成次肴酒皆用激水而循行也蕙芳皆言香也肴肉也任用也推移猶隨行也

善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色晬然於面趙岐曰醉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

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葆保陳曰蕙肴蒸芳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葆保陳

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

詩向曰葆所以障舞人也

舞名金匏樂器也戚斧也舞者所執也翹舞名也籥樂器也邠詩所以迎暑節也謂將至于夏也善曰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為葆也

伶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子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函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

函詩以召鳴鳥于弁奄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

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

翰曰弁州之山有五色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樂人也黃

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吹之以為黃鐘之音也參差笙曲名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赤如丹是識歌舞至於妙靡名帝江善曰

山海經曰弁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

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清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

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清善本作歌有闕

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

向關終也銑曰上天子也景大也下謂羣臣也善曰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楚辭曰瑤

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信凱譙之在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

渥良曰凱歡也詩云魚在藻凱樂飲酒喻羣臣依明君如魚在

於水藻之中以樂也食苹鹿鳴之詩也宴羣臣嘉賓之義也

濟曰曰在桑榆之間言景不留也草露之滋方渥喻君恩已被露矣

居留也滋潤也渥厚也善曰毛詩曰魚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

鎬飲酒樂愷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

露斯在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善曰周易曰嘉會

彼豐草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則以合禮揚雄蜀

都賦曰吉日嘉會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彥升翰曰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薨謚曰

文憲集者錄其文章序者述集之所由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善曰蕭子顯齊書

依先向曰其先謂始祖也自秦至宋國史家諫善曰琅邪王詳焉氏錄曰王氏之

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為名晉中興以來六世

將七略曰子雲家謀言以甘露元年生也

名德為善本無海內冠冕善曰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古語云仁人之利

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

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

天道運行銑曰利者利萬物也天道運行言仁道者世祚長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

言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善曰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

運行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淮水良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所佩刀工人相之為三公可服此

卿有公輔之才量故以相與也善曰晉時王導渡淮使郭璞誓璞

告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善曰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

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

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薨之日以刀授弟覽

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

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

若離

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向曰離王離也翦

行弑伐故云止殺書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朝王吉為諫議大夫

吉子駿亦為諫議大夫俱著誠信蓋仁道所助之善曰史記曰

翦者賴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開與破之後遂拔趙陳

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

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

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

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

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卒不復娶漢書張賀賀曰賀之陰

德亦有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善本無

助云

踐得二之庶善本無幾善本從木翰曰誕大也千年一生

生有命世之才也三才天地人道也茂美也善曰周易曰有天道

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味造形則

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

嘗復

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

帝師銑曰漢相蕭何昴星之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陳仲弓謂

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善曰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

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穎川荀季和

父子于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隼馬漢書曰張

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

莫際其瀾良曰淵角山庭賢人之相也祥善也表出也衢術皆

海水莫能至波瀾深淺者也際至也善曰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

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

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

至仁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瀾水中大波也宏覽載

籍博游才義濟曰宏大也載籍若乃金版玉匱之

書海上名山之日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荀爽隱海上著書

善曰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

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遁漢賓

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沈鬱澹雅之思離堅

合異之談向曰離堅合異之談言能辯辭也離其堅者使不堅

也善曰楊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

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

為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

乘則鏐堅則折劍折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

目鏐為得為利劍也

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

用者乎銑曰摠聚衷思也言諸道術莫不聚其制度運於清思遞

道術固乃通人君子所能兼包固非其致心絕遠之境也然其不可

窮究者其唯神明之用者乎非此所能論之善曰言金版玉匱之

書無不制在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

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

也虛明然檢鏡所歸人倫異善本作表雲屋天構匠

者何工善本無自出善本作洛不守憲章中輟濟曰函

長安也洛洛陽也言自西晉喪亂不守二京之都而憲章經籍皆中

道而壞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

文賀生逢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

備茲日翰曰晉朝賀循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又有蔡謨亦儒林之

日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傳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

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潁川荀顗字道明陳留蔡謨

收後

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時人爲之歌曰京都三
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曷清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

危髮秀之老合經味道之生向曰齒危謂老者齒將落也髮秀謂髮白也生者人

有德之稱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
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合經可謂至德
栢譚答楊雄書曰

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銑曰言上老子雲勤味道腴

北面中弟子之禮也人宗謂爲人所尊也自同資敬謂師事之如君
父之敬也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
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

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

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善本無也字良曰夷易也弘大也

標高也言公性託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屏棄塵雜之事自非大勸風
俗增益高勝之道者未嘗留心言志在大不在小也善曰習鑿齒

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

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派者稱王樂焉

期歲而孤叔父司

空簡穆公早所器異齊曰期歲一歲也言公一歲喪父故

穆也早所器異者叔父早以公爲賢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
虔兄僧綽之子儉又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爲侍中薨贈司空侍中如

故謚簡

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丁於公

五時也折衷者言皆取公所爲以合制度也善曰論語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羽獵賦序曰不折中于泉臺

孝友之

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向曰伯禽康叔朝

三見而三咎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

而三咎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

何不往觀也於是二子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二子

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

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乎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刀弦

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

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善曰毛詩

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于成王見于周公三見三

答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三咎

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

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

告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

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

子哉商子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

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

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

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

收授四十六卷

聰察曾何足尚

銑曰後漢汝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彊為餐飯詎言之已愈郁察母顏色未愈復不食宗親異之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又黃琬七歲失父祖父瓊育之是時屬日蝕京師不見瓊以狀奏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出琬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太后也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

善曰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郁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曰異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

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

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

感咽若不自勝

良曰言王公六歲而襲父祖之業為侯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者也感咽謂悲甚不能言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江表傳曰潘潛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

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

詔毀發

善本作廢字

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

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

以奪也

濟曰誓不遵奉毀塋棄棺之詔也翰曰太宗則明帝也

善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

善本作遷字

尚公主拜駙馬都

尉元徽初遷秘書丞

向曰尚配也元徽年號也初謂元年也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

尚陽美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秘書郎太子舍人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秘書丞於是采

公會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

七志

銑曰言其脩書史也晉朝荀勗字公曾為秘書監與張華依劉向別錄整治書籍亂者以為中經又李充字弘度為著作

即是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錯以類相從分作四部言儉采劉之依前漢劉歆九流七略之書又為七志之書采拾也刊削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

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按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善嘗賦詩云稷契臣

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

心矣良曰伊尹也呂太公也翼佐也言此四臣皆有至德時

司徒索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善本作塵俗沈約宋書曰索粲字景

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索喬與褚左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只能得乎見公弱齡便

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善本無在是矣善曰吳均齊春

秋曰儉精神秀徹體識聰異司徒索粲見之歎曰時粲位亞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

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向曰年謂老也侔等抗平也善曰春秋漢舍孽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合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嬰敬曰今欲比隆我康之時

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

責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善本從言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

申以止足之戒善本從言翰曰要為也歲暮之期謂約以

曰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粲答詩云善本

作日老夫亦何寄之子昭清襟向曰老夫索粲自謂也之

何猶無也照見襟心也言老夫無服闋拜司徒右長史銑

所寄託賴夫子見我而清心也銑

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

徒即索粲也善本注同還

課為最良曰課考也最第一也善曰漢書曰倪寬為司

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

毛玠之清公善本作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翰

參掌也魏毛玠為典選舉晉李重為吏部郎識會謂識鑒也言公清識鑒之理並於古人者儉也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

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

待之各得其
所珍音介
俄遷侍中以慙侯始終之職固辭不

拜向曰慙侯即儉父言父始終終任此職固辭此官而不拜也

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謀上召僧綽具言之

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

業肇基王命銑曰聖武謂齊高祖也定業謂征伐定亂也肇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聖武謂齊高祖也于寶晉武

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立迹

寐風雲是資人傑銑曰寤寐風雲謂朝夕思其相感應以成

善曰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

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是

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

長史齊臺既善本作建良曰宸居天子宫也膺當也列宿帝

坐星也圖謀也緯謂織也著明也

佐謂賢才可以佐輔天子者符應也善曰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

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

之才蕭子顯齊書曰進

太祖位相國爲齊公

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

年二十八濟曰宋帝以齊高帝爲齊公宋末艱虞百王

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翰曰艱虞猶荒亂也澆季謂末

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

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傾

善本作順字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

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向曰章章程紀綱紀也彝常也典

也神無滯用謂神用不滯而必決也銑曰太祖謂建元二年

齊高帝也受宋禪故云受命善曰太祖齊高帝也

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役郤烏分司盧

欽兼掌輿臺所歸允集茲日良曰言知吏部選事如故

獻帝始置左右僕射以營部為左僕射分司謂分主司也晉朝盧欽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時稱清平言自營部盧欽二人以至於今其聲譽德望所歸者信在於儉也允信也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今以策劭為營部誤也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

上表請解吏部選事也 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

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

善曰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善曰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

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 銑曰訓教也言不作聲譽教示而楚謂遠也夏謂近也善曰楊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

謂之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公良曰後漢許荆兄子

世荆乃跪曰今願殺我以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賢何敢相侵遂解劍而去跪即拜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閤不出視事於是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田也歸田謂息訟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家曰操兵欲殺世荆與相遇乃解劍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怨家曰許掾郡中稱君為賢何敢相侵遂委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太傷之閉閤思過於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自駭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乃起聽事

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

鼎彝或德標素尚 濟曰前郡尹謂前丹陽尹溫嶠字太真劉恢字真長也鼎彝皆器也有大功者

銘之於上以示後世也素尚謂清素高尚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臧榮緒晉書曰劉恢字真長沛國人也為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譏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

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莠素尚無終喪若始臭味風雲

千載無爽 翰曰臭香也言儉繼溫劉之跡而為尹丹陽間其餘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感雖千載亦無差爽也善曰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李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

用彰世祀向曰言儉親自弔祭溫劉二尹上表奏薦其孤遺子孫遠合於鬼神之間用明代祠祀之禮也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

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銑曰簡穆公儉叔父僧虔也儉少失父母所養故特深於常哀表求解職服斬衰有勅不許慕謂哀慕也善曰國學初興華

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良曰華夷謂華夏四夷慕表法允茲其才望美實也善曰漢書平帝曰詔校書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勅復官善本本作復以本官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故云復官

今却居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

傳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則轍棄子後

子胥怨翰曰魏裴潛為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留挂於官第凡所用物必皆呼為服也王遜為上洛太守家有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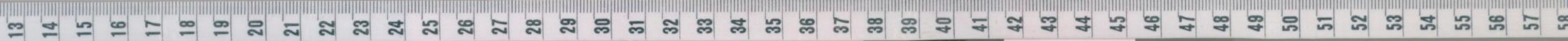
馬生駒留以付郡謂所產故也捐棄也言前代賢良取之以為法則後漢侯霸為淮陽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卧於轍中乞留侯君一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初成湯征自葛百姓皆曰何後予人皆以此相怨怨湯不早來為我除害也胥相也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戀之善曰挂服未詳正

隱晉書曰王遜字幼伯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產以還官也三輔史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昔年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

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

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向曰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言太子不矜夸天子之姿俯同常人

同常人之法以尊訓學也穆美也金喻堅也蘭喻香也善曰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朝廷年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也狹人寡齊人削取入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師其實友也王誠能



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又領本州大中正頃

之解職言不久也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

悉如故良曰本號謂衛將軍也謙光愈遠大典未申濟曰

也大典重位也善曰謂辭儀同三司也周六年又申前命

翰曰前命謂故官悉如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向曰固

故善曰儀同三司之命部選任之事也重違頻不許辭讓之請也善曰選任尚詔加中

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

池之失銑曰晉和嶠為中書令荀勗為監監令合同車而行嶠不

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我鳳皇池何所賀也長輿嶠字也公曾

勗字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故有專車而坐或不悅於遷奪今儉有德

故專車者慙而追恨怨奪者愧而甘失也善曰言昔者任非其人

或專車而獨坐或發志於見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

心臧榮緒晉書曰和嶠為黃門侍郎遷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

嶠為令荀勗為監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

競之塗有自來矣良曰韓競權勢之道有之自古來也塗道

劉疇代之悉改宣法於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濟曰人

是人人望品求者韓競善曰韓競權勢之道有之自古來也塗道

深厚難知欲合前人之情故宜易失也協和也善曰桓子新

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必

使無訟事深引善曰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向曰提執也允當也一

無訟乎善曰漢

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

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誅曰提衡左府

舉直閑邪孔安國尚拔善本作奇取異興微繼絕銑曰拔

之才使居其職諸侯公卿有祚微者興之緒絕者繼之善曰王隱

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豈不愧知人之難哉

興微即興滅也論語望側階而容賢侯景風而式典良

子曰興滅國繼絕世善曰

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春秋三十有八

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宮舍皇朝軫慟儲鉉傷

情濟曰皇朝謂天子也軫痛也儲謂太子也鉉鼎耳也謂三公也善曰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功善本

女寢機而已哉翰曰秦大夫百里奚卒國人哀之春者不相送杵聲也鄭子產卒人思之功女爲之

輟機言儉之薨也豈直如此而已哉蓋君臣所共痛傷也善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

人哭於巷婦故善本有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

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向曰以其

禮故衣冠之士痛深也以其教義之道故教義之子悲纏悲纏謂纏繞于心也邁越也砥礪石也所以磨利其器以喻利人舟航航也所

以濟乎大川喻濟人也沒世遺愛言死後而人思之也益友謂益於朋友之道也善曰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追

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

增斑劍爲善本無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銑曰羽葆班劍並葬之儀

衛增於常儀爲六十人也善曰漢官儀曰班劍者公在物斯

厚居身以約良曰利物不利已也善曰齊春秋曰儉玩好

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濟曰布素貧素人也表出也造次急遽也言有貧素之人必出

財以賑其急遽也善曰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

室無

姬姜門多長者翰曰室無姬姜謂不好色也門多長者重賢良也姬姜美女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

曰雖有姬姜無弃憔悴漢書曰陳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

長向曰不說已長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栗出言必雅

孫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已

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濟曰持論謂論政事得失也從容柔貌也善曰

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論議吳志曰是儀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引長風流

許與氣類良曰引大也風流謂風化流於天下也許與謂招引也氣類謂同氣相求方以類聚也言招引道義之士

與已同也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爲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引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驪那營氣類經緯士人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濟曰單謂寒也言雖寒門後進必加善誘之道使脩行其業也善

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曰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勗以丹青之價引以青安之

期翰曰勗勉也丹青天也青冥雲也價美也期契也言勗勉學者使其道業高遠如天雲也善曰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鳳

青安之龍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向曰各各隨才擢用之善曰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

以稱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銑曰言知分節也

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良

言其知止知行窮涯畔則反也知滿如以器求物盈於器戶歸也量器也善曰莊子市南子曰君涉於江南而浮於四海望之而不見

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吾者皆自涯而反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改善本作

字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濟曰人譽謂謳謠美德也緝熙光明也善曰禮記曰王

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惟清緝熙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雖張曹

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測

旨取則後昆翰曰張曹謂張輔曹爽也二人爭論禮義之事也荀摯謂荀摯也二人競奏國家禮制宜有差

降言雖此四人論競禮義亦不可以仰模儉之深意而欲取法則於後世爽差淵深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張輔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

尉曹爽案漢舊儀制漢禮禮以爲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榮緒晉書曰太

尉荀顗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

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之尚書曰以議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

宣威授指寔寄宏略向曰荒服遠國也宣國之威授指謂授指揮也寔實宏大也理

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銑曰義理積於心所爲必決則神思無忤

往也前事感其義理則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

以喜悅之情而來歸德也

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良曰隔絕也容諂謂諂媚之容也人無愛憎均平如一則毀譽從何而生

若造理常可干善本作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毋不可奪濟

弘量不以容非翰曰不以廉謂廣施於物也弘大也不以容非謂不容人為非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

君子謹乎約已弘乎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郎顗章曰陛下寬不容非

歸之正義向曰異端謂非常之事為人害者故攻而伐之善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

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銑曰言生於富貴之宗而時務簡略隔絕素所不習也善曰魏志曹植

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

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良曰理擅民宗謂政理之事獨為人所尊重擅獨也若

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齊

懸遠也言遠然得之於天不謀議於人已暗成於心求之載籍

翰牘所未紀評之遺老耳目所不接翰曰載籍前代史也翰筆也牘

也言儉之道德古今希有也

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向曰文案多而自環繞其坐也主奸者百數謂訟久不定主司易百數

人者此事皆積習以成奸偽矣善曰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獨否畜筆削

之刑懷輕重之意銑曰畜積也筆削謂遷易其文不定也輕重之意謂妄有加減之狀善曰漢書曰

今有司請定法削即削筆即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即為兩効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焉怒

乃出其重効善本從木濟曰研機謂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善本從木濟曰研機謂

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主恭超登清任善本從木濟曰研機謂當時嗟服若有神

道翰曰言既研幾而為斷決則當時之人嗟歎而服之若有神明之道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豈

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也向曰瑚璉黍稷器也宏大也善曰汝南先賢傳曰

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有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昉

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此任昉自序情也得奉名節謂昉與儉交游也迄盡也十二年曰一紀也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

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善本作之榮鄭璞踰

於周寶良曰東陵謂盜跖也侔齊也西山謂伯夷也昉自謙不才也伯夷貞節人也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腊為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鄭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周寶周之美玉也言濫叨以顧昉則榮過於才亦猶鄭璞過於周寶也善曰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眇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 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善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得寶

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已懷此無忘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銑曰禮闈尚書省也善曰十

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瞻棟宇而興

慕撫身名而悼恩善曰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椽棟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

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善曰述作文史詩賦也善

述作之士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且彫章縟采而

已哉濟曰該及也所有述作於言行軍國大事豈宜為彫飾文章以爲縟采乎縟采雜色也善曰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

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向曰統序也綴賞追賞也無地謂不擇地遇之則為勝也

善曰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之 雖楚趙羣才漢魏眾作曾何足

云善本更有曾何足云一句善曰楚有屈原 昉嘗以筆札

見知以善本以字 薄技效德善曰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

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 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銑曰

曰臣有薄伎願而行之

範法也善曰素宏三國名臣

贊序曰風軌德音爲世作範

爲如千卷

善本有千卷上

所

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之

善本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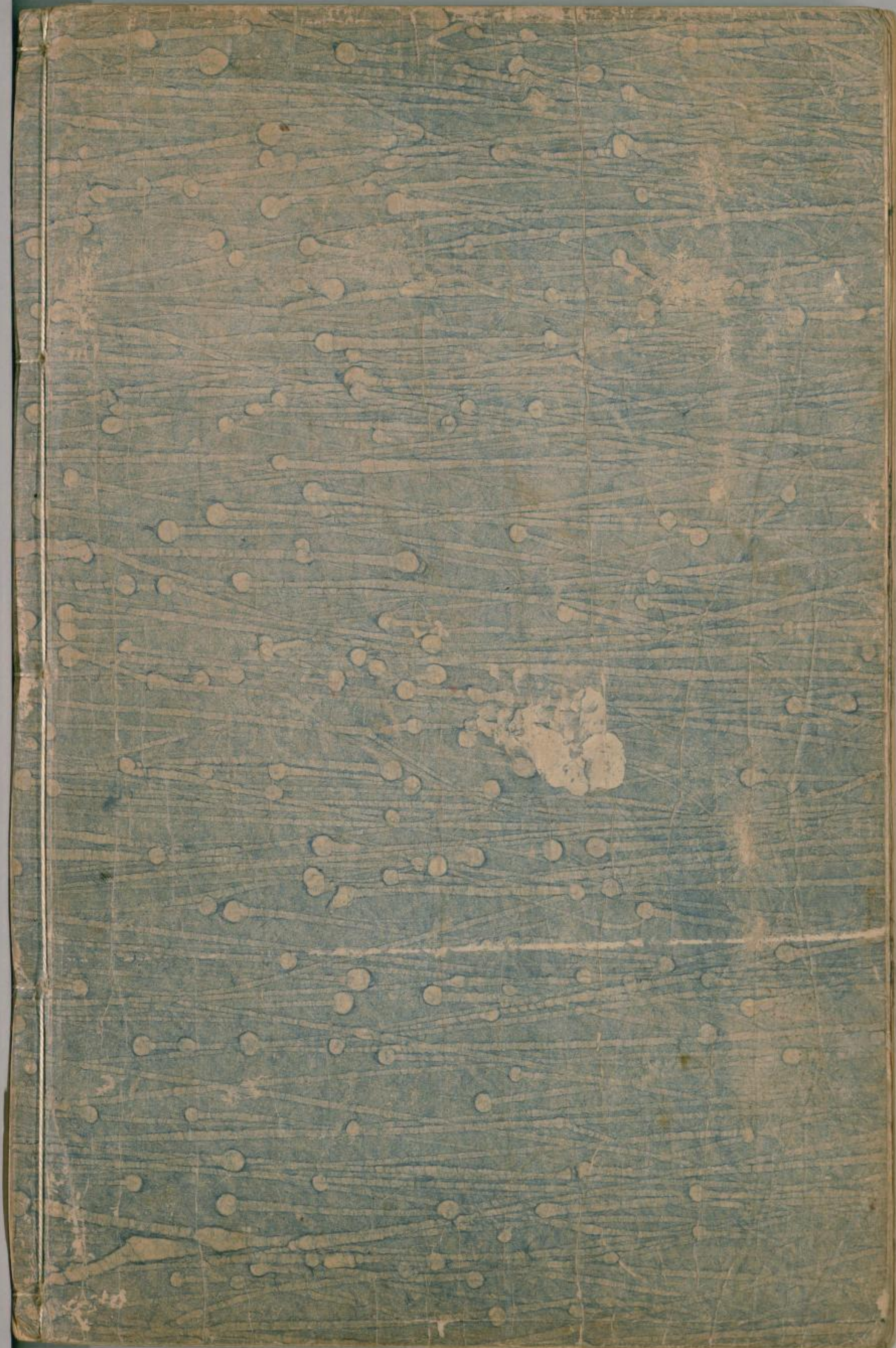
言不

列于集錄如左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六

嘉靖丁未季夏晦日藏亭記

S
30
4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巻』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